

# 越劇 記燈經

平原作·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223B

平 一 原 著

# 紅 燈 記

越 劇



辛里新華書店出版

~~1617286~~

# 紅 燈 記

---

劇 作 者 平 原

出 版 者 華 東 新 華 書 店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重 排 再 版

○ ○ ○ 一 一 六 ○ ○ ○

---

各解放區書店翻印本書時，請聲明係  
根據華東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三  
月再版本翻印，並盼檢寄樣本二份。

# 劇藝大衆化和改進越劇的嘗試

## 代 序

越劇，三十年前發源在浙江紹興、嵊縣一帶。分大班和小班兩種：大班稱紹調，又分掄彈、高調幾種，就是魯迅先生在『社戲』裏說的那個東西，小戲就是紹興文戲，俗稱『的篤戲』，因它最初不用什麼樂器，祇有一個皮做的『篤鼓』和兩片木做的『拆板』，唱戲時『的篤、的篤』的敲拍子，所以就有了這個土名字，地方上也稱它作小歌戲，現在大盛於上海和江南一帶的越劇，就是這個小班——紹興文戲。

它的歷史很短，到現在還不過三四十年時間。發源很有趣，當初由於一兩個木匠工人，因為識得幾個字，看了一二本『宣卷』（一種宣傳封建道德的小書），在做工的時候就隨便地哼了起來，一次，兩次的唱着，一起做工的工友們也跟着和唱起來；開始唱的句子不多，不能有頭有尾的唱，後來他們就隨便編造一些與自己工作生活有關的內容，一邊編，一邊唱，從此便成了他們調劑勞動生活的歌聲了。同時因為這些歌聲內容通俗，用的都是土白，調子清脆，大致以七個字為一句，

又押着韻脚，這樣便到處吸引了聽衆，而又博得聽衆的歡迎。

由於這些歌調，易學、易唱、易懂，又爲人們所歡迎，就有更多的農村勞動人們唱開了，有些農民便利用農閒，三五成羣地，在正月初頭到城鎮大村，家家戶戶輪流賣唱，換點年糕、粽子之類。那時的內容也還只有『趙五娘吃糠』『碧玉簪』『珍珠塔』等幾種小戲曲——多是從崑曲、紹調裏採取過來的，用土白和極簡單的調子（小歌調）唱出來。每句尾巴上有人接唱，聲調拖得很長，還用『阿鈴鈴』等和音。因爲它的內容多是敘述兒女情常，婚姻不滿，尤其是數說婦女痛苦的故事，所以得到廣大婦女階層的歡迎。不久，他們就把這些唱曲編成了戲，用二三個人試演起來——他們一邊唱、一邊敲、一邊演，這樣便更形象化了，更爲農村廣大人民歡迎了，於是得到了擁護；內容也由三五種小戲曲增加到數十種：起初只加入了『雙看相』『賣草囤』『白牡丹』等小戲，後來漸漸增加了『桂花亭』『梁山伯樓台相會』『十美圖盤夫』『雙獅圖』『龍鳳鎖』……等。從此業餘性的唱班也發展成爲職業性的戲班了。樂器也加入鑼鼓、簫、笛、胡琴、三弦。農村婦女往往互相拚湊點錢、米，把這些戲班請到自己家院裏，鋪好四張方桌子，關上大門，秘密唱做起來，看得哭哭啼啼嘻嘻哈哈的，——這樣，的篤戲就『上了舞台』了。

大概在民十七八年時候，那些唱班時代的老伶工，

年紀大了，不能再賣座了，有人在嵊縣西區募集了一班女孩子，學唱起來，演出之後，又好聽，又好看，大爲吃香，而且風行到杭州、上海等大碼頭，從此的篤班全部由男班子變爲女班子，或者男女混合的班子，湧出了趙瑞花、姚水娟、筱丹桂、林黛玉、袁雪芬、邢喜芬等名伶，紅遍上海，每月『賺大銅錢』，足夠維持自己 and 全家的生活。貧苦的農民，多把他的兒女送去學戲，常常因此解決了全家的生活，並且還有買田起屋的。一個女兒學了戲常常足夠抵過幾個兒子的出息，甚至中等之家，也因此有把女兒送去學戲的了。故單是嵊縣一地，在民廿四年調查結果，有女演員二萬人以上，一時當地農民青年，都討不到老婆。戲班多到數百，分佈在廣大農村和滬杭甬等大都市，此起彼落，演出不停，狸貓換太子等的大戲也出現了。於是幾乎全部代替了大班——即紹興高調、掄彈的地位。

推其原因：一、紹調唱做繁重，工夫深，難學，而的篤戲，普通女孩子半年可學會唱做，三年可走紅，故容易培養基本從業員，能湧現不斷的後備軍。二、它的口白、唱句更通俗易懂，不像紹調、京劇的『文雅』。且能容納新內容，吸收紹調、武林調、京戲的優點，變爲自己的新東西；聲調特別容易敘情；內容多是平民化的，寫豆腐店，寫裁縫，寫店朝奉，寫男女偷情，後花園私訂終身，翁姑虐待媳婦等，有廣大的羣衆——尤其是婦女的傾心擁護。

故它成爲一種頑強生長的新東西，突然盛起在江南一帶，不是沒有緣故的。

抗戰八年，都市、鄉村遭劫，它當然受到了極大影響，大部藝員歇業回家，另找出路，有的雖還勉強支持着，但沒有經人有計劃的提倡和利用到反帝反封建方面來，除了在上海有若干改進之外，只有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才首先注意到這個，並有計劃的實驗過它。在浙東，出現了解放區政府的一個社教隊，由黃源、樓適夷二先生領導，在部隊和民間演出幾個越劇，有伊兵作的『的篤戲』：『血鐘記』『橋頭烽火』『龍溪風雲』，郭靜唐作的『生死路』，高崗作的紹興戲『風波亭』，宣傳抗日反封建，都收到莫大效果。

日本投降後，江南新四軍北撤，這朵南國之花，也就帶過長江，在山東泰山下演出了『紅燈記』『北撤餘音』等劇本，作爲鞏固部隊，反家鄉觀念的教育之用，但可惜的是作者星散，人馬不齊全，劇本供不應求，部隊流動性太大，舞台條件太差，不能專心研究、著作和好好演出，這是美中不足。

自從文藝新方向的號召震響四方之後，洋歌、洋戲、洋詩、洋文都轉變方向，但一時又轉不過來，有的反而一時沉默下來。許多人對新方向的作品，不敢貿然着手，也不曉得從何着手好，但抱定一個宗旨，即爲工農兵喜愛的東西，就有其一定的價值，越劇在江南如此爲廣大士兵和人民歡迎，大家就拿起它來幹了！

起初應用這個新利器，曾衝破了如下的幾道難關：

一、在劇本方面，要求適合於鬥爭如此尖銳頻繁的抗戰部隊和游擊區的民衆，舊的劇本幾乎全部用不着，因為內容雖有反封建的東西在內，但結局還是落難公子中狀元，婦女的出路靠丈夫；窮人的出路靠做官！前半齣戲裏所提出非常尖銳的問題，在後半齣戲裏都得不到正確的解決，這樣怎麼能給游擊區的人民解答現實生活的各種問題？而抗日內容當然毫無，部隊和廣大參加鬥爭的民衆又怎能得到滿足和啓示；所以劇本方面都是從頭寫起，這就聯系到作者的身上：要有新頭腦，這是不必說，還要對這方面非常熟悉；而更要緊的是像周信芳先生所說，能把舊形式和新內容融化得十分調和，不使突出——不入調，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舊劇全部是歷史劇，穿古裝，唱曲調，做着古人的動作：比如大將出來走台步，婦女出來拂袖子，這一套都是幾十幾百年來中國人看慣而且異常喜愛，當然合法的動作了，可是你要寫一個抗日的將領和戰士，你也處理得高視闊步的踏台步，捋鬚子，整盔甲，拂袖子，豈非好笑？豈非大不入調？這正如有人批評林紓的翻譯小說中有『拂袖而起』為妙不可言是一樣了：因為外國人的西裝袖子小，拂不起呢！

所以起初如何把新戰士和把現代人搬上場，這不僅是導演的事，而且基本還要寫的人老早能融會貫通，胸有成竹，——即對新方向的政治把握，新內容舊形式的



融化緩和，要有十分天才的理解和修養才成，單是導演，不能負擔這個任務。

故而寫劇本的人，要把那些穿現代軍裝和旗袍的人搬上舞台，這首先就是一個大膽的冒險，他在房子裏要邊寫邊唱自己想像着邊做，把一些過火的不適合於現代生活速度的樂曲牌調不斷搬移和豐富它，使適合於這個角色的動作姿態，又要酌量更改這個角色的動作姿態使適合於舊樂曲、牌調的速度，這樣排演時還經過不少笑話，經過無數考慮修改，第一個穿旗袍和軍裝的現代人才非常調和地活現在舞台上演唱了。

爲了使樂曲、牌調豐富而適宜於表現某些場面，我們的作者增加『板橋道情』，『蓮花落』，『雙看相』，『武林調』等曲調摻入戲裏去，而感到非常好，而『揚掃地』，『馬燈調』，還沒試過，當無問題，作者還廣泛地多多採用數板，非常如意。在這裏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的篤戲裏的清唱，真是哀婉絕倫，恍若行吟，尤如朗誦，當清唱的時候，一切胡琴簫管突然中止，連鼓板也不用，往往把全場觀眾情緒完全抓住，的確使人有屏息凝神的妙用，但這種清唱應該放在全劇感情發展的主潮裏，並放在重要角色的重要獨唱場面裏！

總之，編劇者的重要任務無他，除了內容之外，就是把現代人物很適當的搬在舞台上，使觀眾無特出之感，而能覺得非常調和，但又決非話劇化，即是最大的成功，即是突破了這困難的第一關。

現在京劇在改良，還沒有突破這一難關，還只能停在『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歷史劇階段上，推其原故，我覺得京劇經過皇帝后妃的賞覽，太宮廷化了。造詣極深，氣魄浩大，工架繁重，動作過份象徵化了，比如台步，比如上馬，比如趟馬，比如趁船，比如上樓，比如跑城，比如開打，比如發脾氣和昏厥的動作，比如發抖和甩鬚鬚，拿到現代人物來同樣應用它，包你笑脫門牙，我們現代那裏來的這樣怪動作的人物呢？因此，寫現代的京劇，在京劇裏，創造現代的人物，非得整一套或大部，創造適合現代人物表現的新動作新儀態不可，而正和田漢先生所說，舊歌劇到現在還只能適合於表現歷史故事而不適於表現現代生活，這關鍵蓋在音樂，舊的樂曲牌調都是根據農業社會的生活速度和方式製成的，若能從現代生活速度和方式創造新的樂曲牌調當可克服這一苦悶。可見，京劇還需要適當的改造和豐富其樂曲牌調使適合於現代生活速度，才使它能容納現代人物動作進去，有志改進京劇，這是可靠的道路了！

而根據我的經驗，越劇有一個極大的特點，即它的樂曲牌調，頗接近於現代的生活速度，頗易容納現代人物現代動作而可減少和避免其不調和性。

這裏還有個經驗，就是的篤戲（越劇）幾乎可以容納和融化南方許多樂曲牌調和紹調、武林調、攤簧、崑曲，而不感特出，但很難融化京戲裏的許多調門，我們曾加試驗，失敗過，這或許南北兩大派戲劇其特點相差

過大，但並不是說一定會永遠失敗，將來還可試試。再有個經驗是現代的的篤戲（歌劇）中，還應多加說明，的篤戲的大缺點在於不能表現激昂慷慨的場面，這需借重紹興高調和激烈的說白了。

二、第二個難關就在導演手法：要求他能完全掌握編劇者的心靈。因為用話劇家來導演，導出了話劇手法，用的篤戲師傅來導演，完全是陳舊的老一套，而且有許多在現代新人物和倏忽萬變的新事物上，這些動作確也太累贅。曾經鬧過笑話，一個的篤戲在導演一個人物上場，的篤戲師傅說他可以在戲台上兜圈子，跑幾轉，而看到大門，再推門進去；一位話劇朋友大表不滿，說門應裝在左側方，打門進來就是廳堂，怎麼好在台上兜圈子，而再去打空無所有的『門』呢？門在那裏呢？故而應該裝景，人在門外敲門，進來後依話劇的手法站好，屁股向內，人須微側，半面對外，左脚在前，右脚在後，……結果，爭論無法解決。

問題就在於你是在導演話劇還是歌劇（這裏說的是舊劇，的篤戲）你是要話劇情趣和風格？還是要舊劇情趣和風格？當然，中國舊劇完全有它自己的整一套情趣和風格，它不是話劇，它的藝術手法是無盡藏的寶庫，十分優美，够我們採用，但是，又得看你這戲上什麼場面，假如這場佈了景，又是較緊張的，說白較多的場面，則可以用那位話劇朋友的意見；比如我們也時常處理這種場面：即有兩姑嫂在台前商量問題，門外忽然一個

人直衝進來告訴她們一件緊急事情，完全用話劇手法的跑路和動作，這也很合拍的——這個時候你還要在台上打幾個圈子，就成爲累贅和好笑了。但是，處理一個女孩子深更半夜逃走在半路上，有敵人在追，我們通常是採用舊劇『穿場』的導演手法，大家在台上跑幾圈，然後突然碰到，這時，你死板板要用話劇手法忽然在路上碰到，則事情發展就會太突兀，太快。又如我們處理『關門』這種場面，無佈景則常常用舊劇動作關和開，有佈景就走門。有時用半景——即佈置了室內桌、椅、雜物，而不裝門，只留一個上台的口和下台的口，則處理起來，仍舊把那上台的人物用舊劇手法來開台當中這扇假想的門。

總之，這要看什麼場合什麼情景什麼氛圍來適當使用了，而舊劇的動作幾乎全是優美的舞蹈，應當盡量研究採用。故我們第一個導演是編劇者自己，其後，則要熟習於這種新型的篤戲的人來導演，要專家。——否則會非驢非馬，好戲會變壞。有一點要抱定的，即任何話劇手法用進在的篤戲裏（舊劇裏），它就要變化一下，使成爲是『舊劇的』，而決不是話劇的，這不是言語一時說得清的，要較長時期的體驗才會瞭解和運用自如的。

在我們的體驗中，新型的舊劇（的篤戲）初創，編劇者和導演最好是一個人，不然也要二人完全能互相瞭解，互相心手相應，還要互相會豐富和指正。而幹話劇

和舊劇的在導演手法上，又要各採長處，各捨短處，不走極端，適當而調和（調和到歌劇裏），則就是成功的佳作。

三、是佈景：用景好呢？不用？以中國的舞台條件說，以農村環境，戰爭環境說，以部隊的條件說，以中國觀眾的習慣說：最好不用，一則攜帶笨重而困難，二則台小，三則費時間，觀眾不耐等候，不比大都市和外國，有旋轉舞台，有舒適的設備。

但問題就來了，現在的觀眾又是水準比較高了，看過話劇的了，一則無佈景裝置，感覺太單調，二則最不順眼的，他們認為是跑台的，即那些搬桌椅、拿茶壺的；不曉得什麼道理，觀眾對京劇和舊戲上台時，對那些跑台的絕對原諒，不介意和『習之已久』、『正統合法』，認為『必須如此』，但對於新型舊劇，又那麼感到這個『跑台』的人討厭，不合理和多餘，思欲有以去之而後快。我個人的想法，以為這大概是舊劇的動作還太象徵化，前台的服飾和做工和現實的人完全別殊，故後面跑台的搬椅子、倒茶都無問題，因為看來老早曉得這是『跑台』的，尤其是古戲穿龍袍，大紅大綠，完全突出在台前面，做工上，又是那麼特出和凝鍊，誰還注意後台？但是，現代的人物上舞台，可不同了，穿的現代人衣服，還穿土布的，顏色既不照人，動作也不『誇張』化，這和後台跑台的人有何分別？故後面跑台的人非常刺眼和多餘了。

爲此，我們只好想出一種叫做『中間幕』又稱『二道幕』這東西，卽一場完畢，需要佈景，外幕不閉，台中閉下一道布幕，後面佈景，前面做戲（大致以過場爲多），等過場做完，中幕拉開，已換好景了，這樣換景時間可不『閉幕』，觀衆還有戲看，而後又有景看，從上演到完結，好像舊劇一樣，永不閉幕，倒也是一法。但這除了導演設計之外，編劇者又要多加一個麻煩進去，而且將來舞台條件變換，不免這種過場場面又有增刪之苦。

有佈景和無佈景，這與導演手法有密切聯帶關係。有景則往往導具繁多，演員跑進室內（卽台上），要看佈景的情形做動作、講話和互相交接，故而舊劇動作往往不得不導演得適應於當前場面，老實說，『屁股』當然不好亂轉了（我當然並不是說舊劇的演員在台上沒有一定位置與規矩），他要照顧沙發和桌子，但這決非話劇手法；無佈景的，便可大致照舊劇手法，舊劇的動作進退，故一個戲可導成兩種略有不同的風格。如開門，就不同；上梯，跑路，也不同。

四、是演員：舊演員，沒有新的政治思想，政治感情，一切手法、情調，都是老的一套，他的理解力不能深入到時代的心臟裏來，我們曾嘗試過，把幾位舊舊人飾演過解放區有新頭腦的老頭子和一位革命的女知識份子，結果十分好笑，因爲這些人物，對他們說來，完全體驗不到，演出來演員不能完全滲入人物的感情，很有

點隔靴抓癢，不夠味的感覺。並且他們對話劇、電影的常識也太少，話劇手法純然不了解，無法把一些可用的東西融化到自己這裏來。

但要是把一些上海，香港來的幹話劇同志或城市鄉村知識份子（在部隊裏是政工隊、文工團），來試演這新型舊歌劇，恰恰相反，政治體驗雖有，但她們一開口唱戲，就唱出外國人的嗓子來，動作是一定要話劇手法，結果在農民和士兵看來，覺得聲音『特別』，動作『奇怪』（索性話劇倒也好，自成風格）。

故前者可說是有技術沒有政治感情，後者是政治感情不能由技術表達。

黃源先生領導的社教隊，是把舊伶人和知識青年，話劇同志混合起來。當然，起初互相都有潔癖，互相要抱住自己風格，甚至睡覺、吃飯都互相找自己一幫的，但不久『打通思想』，是後者主動的瞭解了自己是在向舊技術學習，來改進舊歌劇，他們把自己的『話劇手法』融化進舊歌劇裏去了，而舊劇演員也不斷上政治文化課，學習新東西，這樣有一年多，大家逐漸水乳交融了。但一般說：知識青年學舊技術比較舊演員學政治來得進步快。

我們發現舊演員裏的武生和老生，來飾新歌劇裏的戰士（英雄）或老頭子，非常英武，十分合適，但一定要酌減過於強調的動作，如『轉眼烏珠』用兩個手指頭指點東西，大踏步等，要修改得『現代人物化』一點，

即現實化點。舊劇小丑演新劇反派，也極妙。但舊演員裏的青衣彩旦來演新劇裏的『女同志』，往往不見出色。而演農村婦女或反派女角色却極好。

以上這些都在體驗摸索中，有些得到解決，有的解決了部份，但決無不可解決的問題。所苦者，既無師可循，又無例可援，一切都要自己摸索嘗試，而觀眾的要求指責又是那麼殷切，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他們只要好戲看，原來在這方面也在『變朝代』，要經過『脫胎換骨』的『藝術交流和意識綜合』的過程，這不是親身嘗試過是體驗不到的。所以，有時不免感到來不應。

偶然在台兒莊前線，看到上海寄來的一本『周報』第卅八期，有田漢與李健吾二先生討論『劇藝大衆化的道路』的書簡往還，不禁喜極雀躍，尤其是田漢先生的話，無一不說到疑難處，他的感想十七點，十分精闢，說到『舊歌劇迄今還只適合於表現歷史故事而不適於表現現代生活，這關鍵蓋在音樂，因舊的樂曲牌調都是根據農業社會的生活速度和方法製成的，若能從現代生活速度和方式創造新的樂曲牌調當可克服這一苦悶！』這已把病看準，藥方開對了！舊劇音樂的簡單重複，這已使『三打祝家莊』和『白毛女』的作者們注意到而有所豐富了，解放區已在嘗試着改進了，這確是一個『主要關鍵』。

其他，他主張改革舊歌劇，當從思想改革着手，注入新內容使舊形式質變，把新形式適當地滲透到舊形式



裏面更可使舊形式豐富廣闊成爲新內容的優秀容器；舊歌劇的改革當根據他自身的發展規律，而不是對其他劇種無原則的模仿：如地方劇之京劇化，平劇話劇化，話劇之電影化等；他說明歌劇與話劇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彼此可互相影響而不相替代；這些都原則上解決了一些話劇和舊劇爭論不休的問題。他還主張改革劇人生活和供給三十個以上劇本，爲改革舊歌劇的兩大方案，主張地方劇、話劇與一切姊妹劇的交流再通過意識的綜合過程而產生嶄新的東西，這些都是很好的提議，他這一封書簡給我們的幫助和啓發是極大的。

他還說到在上海『紹興戲』(的篤戲)八年來努力的成就超過他想像：抗戰中能演出『花木蘭』、『費貞娥』、『明末遺恨』，勝利後能演出魯迅原著『祥林嫂』這樣的社會戲，而且暴露封建勢力對女性殘酷的壓迫，一點也不歪曲……從這信中，我們却知道了解放區之外的新事情，原來越劇在上海已發展到這樣一種好東西了。

推其原故，他說明這除了『他們有生龍活虎的真摯熱烈的感情，樸素而充滿生活質感的表現，爲了完成自己，擴大自己，勇敢猛烈無保留地接受新要素外，是在抗戰八年中一部幹話劇和電影的同志，不願與敵僞合作，而跑入越劇界的緣故。那末，我們知道在解放區外，話劇的手法和現代技術是和中國舊歌劇(如的篤戲)在交流了。

這是可慶幸的，我們現在希望都市和農村，解放區

和其他各地的地方劇能有一個好機會交流一下，互相觀摩一番，這會給中國新歌劇的產生鋪一輝煌道路無疑，所可惜者，內戰烽烟遍地，一切文化建設全被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所發動的這罪惡的內戰摧殘着，所以封建獨裁法西斯之可惡，不僅在於政治軍事上之種種罪惡，而也在對中國新文化作如此殘酷的迫害。

目前我們希望有這麼一個偉大的音樂家，能搜集中國戲曲裏許多樂曲牌調和山歌、小調、民歌、童謠的曲譜，彙訂成冊，給編劇的人作寶貴的參考，這是第一點；其次還希望能經常把經驗交流，多開座談會，多介紹，而幾種地方戲能在許可環境下互相觀摩研究一番，更屬大佳，這兩點還是不難辦到的。

## 平 原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於蘭陵前線

## 人 物：

- 張福生 誠樸農民，六十歲，髮花白。
- 竹貴生 三十五歲，刁惡的土頑，地主，壯丁隊長。
- 王伯齡 副鎮長，四十歲，鴉片烟鬼，投機、胆小。
- 阿 康 鎮丁，直爽、有正義感。
- 呂蓉珍 二十三歲，張福生兒媳，正派。
- 張大成 蓉珍丈夫，新四軍戰士，老實，二十五歲。
- 陸阿寶 大成同班戰士，特工，奸滑。
- 呂雨龍 大成同鄉好友，副班長，忠厚隨便，二十六歲。
- 老 關 四十餘歲，小酒店主人。
- 竹家福 壯丁隊士，奸詐。

- 竹阿狗 壯丁隊士，兇猛。
- 王老二 壯丁隊士，陰險。
- 招生哥 張福生堂侄，鄰居，忠誠農民，二十八歲。
- 徐潔萍 女，小學教員，二十三歲，共產黨員。
- 陳志飛 游擊小組長，留四明山，新四軍排長。
- 錢阿有 三十四歲，農會幹事，共產黨員。

## 第一場 安 貧

(張福生咳嗽上)

張引：天下聽說快太平，窮人還是做窮人！（坐）

白：老漢張福生，上虞三界人士，現年六十歲，老妻前年亡故，生下二子，長子大成，現年二十有五，早已婚配。次子小成，年方十四。種得本鎮財主竹貴生租田三畝，已三十多年，一家勤苦耕種，勉強度日，不料前年米價抬高，竹店王硬要收回租田自種，老漢與孩兒苦苦哀求，非但不理，反串通縣政府派自衛隊強要收回，我兒一時氣忿，由小學教員徐先生介紹，投入新四軍當兵，有一年半了，可笑那貴生店王真是蠟燭，如此一來，非但不敢收回租田，對我老漢倒還陪陪笑臉，只怕新四軍打上嵗縣，推板勿起，不過租錢催得很緊，看看早已過了八月半，租錢非解不可，不

免待我到山上挖幾担蕃薯，併併當當：稍下這三畝救命田罷了！

（起來拿鋤頭挑担子向內窗喊）蓉珍，我上山去，你在家注意門戶！（內女聲應『公公曉得！』張出門）

唱：搨了鋤頭出家門，一生勞苦爲別人，繳掉三畝租田價，那怕你財主竹貴生！（下場）

## 第二場 定計

(土頑竹貴生，穿便衣，呢帽，腰掛手槍，手拿報紙上)

竹引：今朝消息交關好，走出大門想計較！

白：小可，竹貴生！綽號『石板鏢』『石板鏢』的就是我，三界人，這幾年東洋人打進來，我東刮西刮，屋裏勿算數也有一百七八十畝田地，算得一個財主，討了二房老婆，只生一個囡比；我心想張福生老頭，他兒子張大成到新四軍當兵，有個老婆，名叫蓉珍，來東家裏，我老早就有意思弄她到手，祇是嚙不機會，今朝看到縣政府的申報，說『奸匪』新四軍，渡海北撤，這消息非同小可，對我十分有利，不免前去鎮公所，同王副鎮長商量商量，看看這場事情可否動手？

唱：一路走來一路行，想起張家小蓉珍，浙東退出鄉

四軍，這場事體有點穩。（作得意狀下，副鎮長王伯齡上）

王引：三界當鎮長，人稱諸葛亮！

白：（坐）在下王伯齡，老縣政府委我當三界鎮長，自從日本宣佈投降，那新四軍攻打甯波三北，啊吓！鋒頭石健！這幾天聽說這個部隊，拋出軍穀，收回抗幣，忽然有撤退浙東模樣，莫非是國軍來到，『奸軍』吃不消，故而逃走，但問題決不會這樣簡單，這倒奇了！待我拿報紙一看。（向內喊）阿康，拿報紙我看！（內康應聲，拿報出交王，卽下。王看報，竹貴生上）。

竹白：來此已是鎮公所，待我進去見見這個三界諸葛亮看！（入內）哈！哈！老王，今朝你爬起得倒還早！（王起迎接）

王白：我道是誰？原來是隊長到了，請坐。（竹坐）

竹白：你曉得勿曉得一樁大事體？你是我們三界的諸葛亮，你倒猜猜看？

王白：你要我猜猜看，好，我就猜猜看，莫非是蔣委員長到溪口上坎？

竹白：不對。

王白：大概是俞濟民兵進甯波，與謝文達合打共產黨？

竹白：還不是。

王白：那末！呵！我有數者！

白：我看你面孔紅冬冬，難道又交桃花運，不知弄到



那一個？倒要請你說我聽！

竹白：哈！有幾分近了，不過還不是。

王白：這不是，那又不是，哦！那我可猜不着了！

竹白：（加重）告訴你，『奸匪』已退出浙東哉！

王白：（喜）當真有這事嗎？

竹白：（拿報紙給王看）你自己看吧！

王白：妙呀！（起讀報）浙東『奸軍』全部在甯波三北等地區撤退，於九月十三日，集中餘姚縣澚山區鹽場一帶，準備渡海北去，經國軍十九師追擊，消滅無數，我亦略有傷亡，退回姚城休息整理，奸軍至海鹽澉浦一帶，復經我精銳部隊迎頭痛擊，大部殲滅，餘衆潰散，僅少數向北逃竄。哈哈，那是好消息！好消息！（坐）

竹白：老王你倒高興，我却在發急呢！

王白：莫非又是爲了張大成的老婆蓉珍的事嗎？

竹白：對了，我看新四軍已撤退浙東，又被國軍消滅大半，我想張大成一定死了，今天把這消息告訴那雌頭，再請你幫忙做一個媒人，事體一定會成功了，所以特地跑來請你幫忙！

王白：且慢！假如張大成不死呢？

竹白：那一定也跟『奸軍』逃走哉，還怕怎樣？

王白：我與你見解相反，張大成如果回來，那反好辦，如果真隨新四軍走了，那就難辦了！

竹白：奇者！

唱：老兄說話不聰明，不配稱做小孔明，新四軍走了你反怕，你的閒話我不懂？

王唱：看你草包真草包，綽號還叫『石板鏢！』人家回來你好鏢；人在外面你難鏢。

白：老竹你這點事體也想勿通！

竹白：那末你介意思怎樣？

王白：依我之見，如果你桃花運真個交着，張大成一定翻小差回來！你可派壯丁隊把他一把抓來，送把老縣政府轉送保安隊當『奸匪』槍斃，或者秘密活埋處死；男人一死，女人終要變心，那時候你化點銅鈔討她歡喜，呂蓉珍還不是穩到你手？

竹白：如果張大成不回來呢？

王白：那就難講了。共產黨不比平常之人。一定要翻身的，你看江西剿共，打了十年，江西全省打得也差不多了，不料共產黨到西北發動抗日，八年來打了一個滾，又打出一百多萬主力，還一滾滾到浙東！（竹作驚狀）現在雖然暫時走掉，包不定將來不會歸來，那時叫你却傷了腦筋！

竹白：這話怎麼講啊？

王唱：你且聽了：叫聲老竹『石板鏢』，事體一定要牢靠，張大成若還弄勿到，回來一定把仇報。

竹唱：老王呀！煩惱煩惱真煩惱！這樁事體怎麼好？若還蓉珍弄得到，你的大恩我必報。

王唱：哈：若要事體做得好，依我辦法有三條！

竹白：是那三條？你快說，老朋友，勿要賣關子。

王唱：第一人情勿可少，讓我張家走一遭，要你袋裏挖鈔票，送她幾件旗袍料。

竹白：這準定依得依得。

王白：那第二：

竹白：第二？

王唱：第二就要派情報，張家門口多跑跑，若遇大成回來了，上前一把就拿牢。

竹白：這個容易，情報我自家也會做，我從前還受過特務訓練哩！那三呢？

王白：第三，怕你難依了！

竹白：包定依到，你快說：

王唱：叫聲老竹『石板鏢』，我的脚頭勿白跑，若還事體成功了，送我五斤鴉片膏！

竹白：啊老王，五斤鴉片鈔票多少？這條件太苛刻了！

王白：我又不硬要，你依勿到那就算了！

竹白：好，好，依得！依得！

王白：那末今朝買衣料銅錢先付，我脚頭錢暫付一半，其餘慢慢再講！

（竹取鈔票給王）

王白：老竹，那我走了，一面也可拔拔苗頭，看看那張大成有否回來？（出門）

唱：好笑好笑真好笑，手裏拿到儲備票，你還說是個『石板鏢』，我要把你鏢幾鏢！（下）

竹唱：果然老王計較好，想出主意變牢靠，若還蓉珍弄  
得到，做點瘟豬也嚙高！（下）

### 第三場 拒誘

(呂蓉珍上)

呂引：光陰窮裏過，好比王寶釧。(坐下)

白：我呂蓉珍，餘姚人氏，自幼許配張大成爲妻，我夫去年爲租種田地與本鎮財主竹貴生爲仇，由張家村小學校徐先生秘密介紹到新四軍當兵，已經一年有半，音信稀少，我與公公、小叔，種得薄田三畝，難以度日，每天打柴補衣，勉強爲生，今天公公出外，我在家縫補衣服，想起丈夫在外辛苦，不覺心裏難過，祇望共產黨早成大事，窮人都有出頭日子，我夫回家安居樂業，也不枉辛苦一場了！（補衣）

唱：呂蓉珍，在家中，暗暗思想：我丈夫，爲國家，晝夜奔忙！想當初，下決心，參加軍隊；土頑固，竹貴生，心裏驚慌；三畝田，歸我家，照舊耕種；

地主們，真個是，欺軟怕硬！但願那，新四軍，早成大事；救窮人，除強暴，百姓安康。願我夫，在軍中，安心工作；我一家，雖辛苦，也有榮光。

（王伯齡與鎮丁阿康上，阿康手挾衣料數塊，外面包着招紙）

王唱：走呀，匆匆出了店堂門，要見張家俏蓉珍，若遇機會湊得巧，要爲老竹做媒人。

白：來此已是蓉珍家裏，待我且去叫門！

康白：蓉珍！開門！（打門）

王白：（止住康）且慢，不要這樣鹵莽，待我來問，（向門內喊）福生伯在家嗎？

蓉白：是誰前來找我公公？

王白：哦呵！蓉珍大姐！是我王伯齡前來看你家公公！

蓉白：（開門）哦！原來是王鎮長到來！真是難得，請坐！

王白：不要客氣，（坐）我是自家人！你公公在家嗎？

蓉白：早上公公上山去了，不知鎮長找他何事？

王白：到此非別，一則多時不見，前來看看他老人家，二則有一樁消息相告。

蓉白：謝謝鎮長，不知有何消息相告？

王白：今朝報上消息，浙東新四軍已全部撤退，過海向北而去，不知蓉珍有否知道？

蓉白：（失驚）不知這事？

王白：我想你家丈夫，在新四軍工作，必有消息，要是新四軍果是撤退，大成哥必然回來陪你，難道還隨他們飄洋過海，到外省外府去嗎？

蓉唱：聽他言來吃一驚，浙東撤退了新四軍；想他們，吃盡多少辛和苦，剛剛打敗了東洋兵，理應該一打打進寧波城，與我們，浙東百姓樂太平，却不知道，大成功來退兵，叫人道理想不通？

白：不知大成如何了？真叫人掛念！（向王白）王鎮長，我實在不知詳細情形，大成外出還沒有消息，不知新四軍如何撤退浙東的？

王白：你且聽我道來！

唱：叫聲張家小蓉珍，日本投降一月另，新四軍攻打寧波城，寧波城裏險陵陵！

蓉白：寧波城打進嗎？

王白：不，你且聽我說：

唱：蔣委員長下命令！

蓉白：下給那個？

王唱：命令下給東洋人：維持秩序不准退，槍要繳給中央軍。

蓉白：再就怎樣？

王白：還有二道命令：

蓉唱：二道命令怎樣？

王唱：命令下給『和平』軍，配合國軍打『奸軍』，牢牢把守四城門！

康白：那不是與『和平』軍合作嗎？

王白：合作倒不是合作，不過聯絡聯絡！——還有呢：

蓉白：還有什麼？

王白：還有三道命令：

唱：蔣委員長下命令，命令下把俞濟民，國軍帶進寧波城，配合老東打『奸軍』！

蓉白：（驚狀）這樣不是國民黨、東洋人、『和平』軍都聯絡起來，打新四軍了嗎？

王白：聯絡倒勿是聯絡，不過三個人串通串通。

蓉白：那末新四軍怎麼樣？他們吃虧嗎？（表示非常關切）

王白：放心放心，新四軍，刁鑽皮滑，那會吃虧，看看苗頭勿對，寧波也不打者，『鬧場』回轉馬頭，到了慈谿陸家埠，在江口還與浙保打了一場，保安團打得屁敗流風，營長也捉去！

康白：哈哈！新四軍倒真有生活帶！

蓉白：後來怎樣？

王白：後來嗎？今朝的消息，就是由姚北渡海去者！

蓉白：奇了！這却爲何？

王白：我也想勿通，打了勝仗，他們却去了，我想必有緣故，大概國軍太多，聽說開到十萬大軍，看看吃勿落者。

康白：勿是！我倒曉得帶！挑鹽佬過路，拾得新四軍傳單，叫做啥介『告別書』，說蔣委員長和毛澤東重慶談判，共產黨要講和平，自願讓出浙東了！



王白：你曉得啥介屁！瞎七搭八！

蓉白：這樣想來，大成想也隨新四軍去了？

王白：還有消息：我聽說新四軍在姚北，被國軍打了一仗，死傷極多！

蓉白：真有這事嗎？

王白：還有來，他們坐海船到浙西，被正規軍攔東江中一打，差不多完全打光哉，海裏浸殺也勿計其數，何司令已經穿便衣逃還者！

蓉白：啊喲，真有這事嗎？

王白：烏龜騙你！

蓉白：不好了！（哭）

唱：（快板，急促）我軍浙東來撤退，叫人聽了好傷悲，辛苦抗戰四年整，丟掉人民勿應該，錢塘江上遭殘害，不知他們犯啥罪？

白：不知我丈夫路上平安不？唉！

王白：（立）啊喲！是呀！現在後生人性命真勿值錢，跟共產黨共死路一條，東洋人也打，『和平』軍也打，國軍也打，我看你丈夫這回的確有點靠勿住介！如果他沒有過海，頂好派人叫他回家，安居樂業，陪伴於你，豈不很好？

蓉白：謝謝鎮長好意，不過現在消息不通，不知他究竟在那裏？新四軍如果受到重大損失，大成不知安否？叫人真是掛念。（悲泣）

王白：（旁白）啊！我看呂蓉珍也相信了這個情報，待

我趁這機會，探探她心裏如何？

（對蓉白）蓉珍！我看吉人自有天相，你大成大概安全的？

蓉白：多謝王鎮長金口！

王白：不過：蓉珍，如果你大成隨新四軍離開浙東，難以回來，看你年紀青青，今後日子怎麼樣過呀？

蓉白：這個嗎？啊！鎮長，生好的命，釘好的稱，已經做了張門媳婦，苦一點也只好隨他了！

王白：哈哈！蓉珍，你太呆了！你丈夫也會討小的呀！

唱：說起那個新四軍，自由戀愛勿要緊，你來等他一片心，祇怕他，等你一等也勿等！

蓉白：鎮長休要取笑！

唱：新四軍部隊我看見，他們規矩素向嚴，如果大成心思變，我們女人總不變！

王白：啊啊！那不過說說笑話罷了！蓉珍！貴生店王，是你家老東家了：對你丈夫也算不錯，大成出去當兵，他把租田也勿收回，對你家確有情誼，現在曉得大成難以歸來，你在家撐持門面十分辛苦，特意叫我送上衣料幾塊，請你把他收下，不要辜負他一片好心。（從阿康手拿衣料包，把它解開給蓉，蓉不受退在一旁）

蓉獨唱：奇了！貴生店王素向酸，爲何出手介體面？早勿送來遲勿送，裏面一定有機關？

白：（對王）王鎮長，貴生店王向來做人家，我種田

人家，受勿起他的東西，請你退還他罷！

王唱：開言叫聲呂蓉珍，貴生店王一片心，送件衣服把來你，把你當作自家人！

蓉唱：鎮長閒話勿中聽！貴生店王有錢人！衣料拿來送給我，這樁事體沒來因。

白：鎮長，我們窮人，沒福收財主東西，還是趕快請你還給他罷！

王白：蓉珍勿要客氣了！

唱：勸你蓉珍勿客氣，這種事體勿稀奇，衣裳穿在身體上，意思放在肚皮裏。（笑）

蓉白：（怒）聽他越來越勿成話了！

唱：管你稀奇勿稀奇，啥人要他臭東西？男人窮得骨頭硬，女人窮得有志氣，要你辛苦跑一趟，這場事體對勿起。（下）

王白：（掃興冷笑）啊啊！倒看她不出，居然這樣不識抬舉！（怒）

唱：呂蓉珍呀呂蓉珍，這種脾氣發啥人？好意與你你勿識，叫你曉得我王伯齡！

白：（自語）啊呀！總是我王伯齡不好，不該收『石板鏢』的銅鈿，如今生活把這雌頭看穿，將來張大成逃回來，倒還好，把他捉牢送官殺死，也掉了這件事，如果共產黨有朝翻身回到浙東，張大成得意回來，這倒難爲情介嗟？也罷！讓我且把這衣料放在他家，對老竹總算報銷了一筆公事，

管她收勿收，等顏色變出來再話！（把布放桌上）  
我要回去了！

唱：將身出了張家門，一路想來一路行，白白做個諸  
葛亮，這筆鈔票賺勿穩！（下）

康白：唷，這老鬼，拿了『石板鐸』的鈔票，硬要把美  
拉皮條者，我想張大成是我從小朋友，比兄弟還  
好，去年其當兵，本來叫我同去，我姆媽勿肯，  
所以到鎮公所當鎮丁，看看財主人家做事體，其  
是日頭也要黑的，要碰到我手裏，我倒也要幫幫  
老張的忙介。（下）

## 第四場 歸寧

(張福生上)

張唱：走呀！挑得蕃薯下山來，力氣看看勿對哉，行來勿到十里路，路上要歇廿把回！

白：年紀一點點大者，力氣到底勿比開帶年！（歇掙在家裏，蓉珍捧茶出）

蓉白：爺爺回來了，今年蕃薯可好？

張白：好到還好，只是野豬厲害，吃掉不少！（見布）啊！蓉珍，這許多布料那裏來的？

蓉白：爺爺，說起這些布料，真叫人懊惱！

張白：這却爲何？

蓉唱：爺爺你且聽我道來！說起這事有原因，差纔長今天到家門！……

張白：哦，原來王伯齡來過了！

蓉唱：他說浙東撤退新四軍，……

張白：怎麼？新四軍浙東撤退了嗎？這却何故？

蓉唱：十萬國軍到浙東；餘姚鹽場一仗打，新四軍損失算勿清！……

張白：又來造謠了！三十三師打得落花流水，我三界人那個不曉得？

蓉唱：他說是：『奸軍』部隊沒出路，大成難以轉家門，……

張白：放屁！共產黨是天下頂有良心的人組織起來的，一定會成大事，新四軍人人好漢，個個英雄，不論那一個對老百姓都很好，一定不會吃虧！  
(坐)

蓉唱：他說財主竹貴生，看我們多年老交情，叫他代送衣裳料，裏面一定有原因！

張白：我想那竹貴生性好漁色，一向酸得要命，祇進勿出，綽號『石板錄』有名，看他這股動靜，一定不懷好意，蓉珍，你倒要當心點。

蓉白：爺爺！我想竹貴生那樣有錢的人，生活寫意，平時毫無廉恥，爺爺還是趕快把布還他，媳婦暫回娘家居住一時，省得多事，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

張白：這樣很好，我且將布還了，你也轉回娘家，省得多惹是非！

蓉白：曉得！（蓉入內提包袱出）

唱：拜別爺爺出外行，將身跳出是非門，百樣惡事你都

做，恨殺你財主竹貴生！（下）

張唱：打發我兒回娘家，布料拿來還給他。（拿布）聞道我軍來撤退，事情不知真和假？

白：啊呀！待我還了布料，且到街坊打聽一番，新四軍撤退，我兒是去好還是不去好呢？我想王鎮長和竹貴生這般情形，我兒回家也難以安居的，唉！叫人真想不明白！（下）

## 第五場 懷鄉

（新四軍戰士陸阿寶上，他是從偽軍宋慶雲部俘虜來的秘密特工份子，身穿軍衣，服裝不整，頭髮披下）

白：我落！陸阿寶，天台人。人家叫我『鬼話大王』，鬼話大王就是我落，今年念九歲哉！是國民黨特工，財主人家的管門狗，由天台派來偽軍宋部當兵，打聽奸軍活動，今年慈東打啦一仗，宋部打得大敗，我被新四軍像老鷹捉小雞介捉得來者，非但不殺，還要優待俘虜，發香煙，發牙膏，吃酒吃肉，穿簇新介棉襖！我想新四軍勿打，勿罵，好是好，祇有三件事情勿好。那格三樣？第一勿好偷女人，第二勿好發洋財，第三打仗太兇，性命交關。我想天台特務機關，既然叫我打聽『奸軍』活動，破壞他們，現在趁這機會，倒要



尋幾個落後份子，教育教育，叫其啦開小差，來削弱『奸軍』力量，豈不很好？格毛寧波勿打，一退退到三北鹽場，要帶阿拉到浦東去哉，我想浦東，浦東，一定送終！要逃逃勿脫，不料上得海船，發起重陽暴，船開勿脫身，仍回到岸上。我想現在勿逃，真是呆扁，趁班長去開會，待我溜到老百姓家裏，弄一套便衣，看看苗頭看。

（下）

（張大成穿軍衣上，愁容滿面，服裝還整齊，搨槍）

引：我軍進攻寧波城，撤退浙東爲何因？

白：我張大成，三界人氏，今年二十五歲：父親叫張福生，在家務農爲業，母親前年亡故，生我兄弟二人，我妻呂蓉珍，進門已經四年，夫妻二人尙稱和睦。不料去年在家，土財主竹貴生看米價日日高漲，硬要收回三十多年老租田，是我一時氣忿，與他爭吵一場，與三里路外張家村小學內女教員徐先生商量，要出這口氣，徐先生平日在民衆學校裏上課，待人和氣，所說的道理都是幫襯窮人的，我想大概和共產黨有關係，果然徐先生介紹我到新四軍當兵，看看已一年多了，那狗頭看共產黨厲害，倒一時不敢收回租田，我父親與妻子就靠這三畝田度日，上月日本投降，我心想現在正好大大活動，不料上面命令退出了浙東，到浦東打游擊，真叫人奇怪

！想起父親年老，我妻蓉珍在家，必然日夜盼望，不如請長假回去一門團圓。但是，如果土頑固竹貴生不肯將田租我耕種，這又如何是好？

唱：一思想起家中事，叫我時刻掛心思，我想長假請回家，祇是心裏過不去，左思右想無妙計，且待我酒店裏面坐一會！

白：想想心中煩悶，還不如到酒店坐坐，吃他幾杯老酒，解解悶便了！（到酒店）喂！老闆買老酒！

闊白：哦！來者！原來是隊長，請問打多少老酒？

大白：打半斤老酒，買點花生！（老闆打酒大成飲）

大唱：三杯老酒進肚腸，叫人越吃心越令，上面說是到浦東，謠言說到東三省；如果真到東三省，何年何月轉家鄉？

（陸阿寶上）

陸白：呵！一尋尋到一片酒店，待我進去。（看見大成吃酒，又退回）原來張大成這呆亂在這裏吃酒，進去到勿妙！呵！是了！看見老酒，心裏癢柔柔，且待我進去揩他一點油！（進去拍桌子叫）喂！老張！請客！請客！

大白：我道是誰？原來陸同志來了，吃酒！（陸坐大吃）

陸白：老酒糯米做，吃東糯妥妥！老張！我看你愁眉苦臉，一個人在這裏吃酒，啥介道理？

大白：唉，心裏有事，講也講不完的！

陸白：你我同班老朋友，講講有啥？我可以給你出點主

意！

大唱：陸兒呀！一聽原因，我心裏有點家鄉病！  
看看我軍要撤退，這遭何時轉家門？

（陸點頭作鬼笑旁白）

陸白：呵呵，我看張大成也想老婆者！（對張）請問老張，你家住那裏，老婆漂亮嗎？

大唱：我家住嶧縣三界鎮，張家祠堂斜對門，我父名叫張福生，妻子名叫呂蓉珍，過門已經四年整，夫妻之間有交情！

陸白：那你何勿請長假回去呢？

大白：只怕上面不肯，而且頑固派說我當了新四軍，回家恐怕不能安居，新四軍待我也不錯！

陸唱：哈哈！老張你好呆呀！老張呆大（大音讀『陀』）真呆大，共產黨裏花頭多，新四軍待你真不錯，國民黨裏要超過，你看他，到了浦東到山東，到了山東過黃河！那時候，你想回家回不得，歸來老婆嫁人家！

大白：怎麼共產黨裏花頭多？

陸白：國民黨裏飛機，共產黨裏牛皮，句句閒話聽勿得！他叫你到浦東，一定還要走，人家講祇好向南走一丈，勿可向北走一寸，你如果到浦東，包你一定到山東，我聽娘舅講過，『山東人吃麥東』，其啦閒話一懂也不懂，那邊有隻泰山，有天介高，叫你爬都要爬得死！

大白：啊！是了，老陸，依你意見怎樣是好？

陸白：依我主意，祇怕你依不到？

大白：你且說說看，小弟一定依你！

陸白：你真個依得到，讓我教你辦法，（向大成附耳低語）我們可各換便衣一套，在今晚偷偷逃走，我帶你過姚江，你送我過三界，你看好不好？

大白：妙呀！（陸旁白：『對啦！思想打通哉！』）老陸說話真聰明，待人一片是真心，與他朋友來做定，好回家裏見蓉珍。

陸白：老張我身邊無錢，你平時很節省，請借我抗幣五十元，買一套便衣。

大白：好！這個曉得。（取錢交陸，陸做鬼臉得意地笑）

陸白：好！我們約好，今晚二更，月亮還嚟不出，大家逃走！（走去又回來）萬萬不要對人說了！

大白：曉得！（陸下）

大唱：當兵當了一年半，日子實在已過慣，今朝偷偷回家轉，叫人真正是攤顏！（下）

## 第六場 逃亡

(呂雨龍上)

呂引：國民黨天天發財，共產黨日日開會！

白：在下呂雨龍，在新四軍裏當一名副班長，平日待人和氣，不過愛說道理，大家叫我『教條主義』，剛才開得會議回來，不免早回屋裏吃飯。(找人)呀！怎麼張大成到那裏去了？這呆大這兩天愁眉苦臉，又想老婆！(進門找)

上白：心裏達達滾，主張把勿定！啊，剛才與陸阿寶約好，半夜二更天逃走，逃走就是開小差，開小差就是脫離革命，這！想起來和當初參加新四軍時候的志向勿對，好不叫人煩悶！

(進門龍出)

龍白：哈！老大，今朝爲啥越加眉頭皺得籠者？相思病生落去，要生出毛病來介噠！(拍他肩，大成默)

坐不語，心中苦痛）

龍白：奇者？我們同鄉同村老兄弟，還有啥事勿好商量，我又不會彙報上級，談談有啥道理？我看你倒像個新娘子！（故意逗他開心）

大白：啊！雨龍！你不曉得我心裏難過！

龍白：一定又是爲蓉珍！

大白：你又來了，還有六十歲的老爹啦！我們離開浙東，他們如何得過日腳？

龍白：啊！大成，你參加革命部隊一年多了，進步真優，你也總曉得點革命的道理，我們離開浙東是有許多原因的。

大白：依我之見，我們在浙東才有道理，離開浙東毫無道理！

龍唱：啊！大成呀！叫聲大成小兄弟，離開浙東有道理，打敗日本要團結，重慶到了毛主席，和平民主來建國，道理告訴蔣介石，全國人民多歡喜，大家贊成毛主席，爲了和平要讓步，讓出浙江爲全國，你我雖然心難過，那全國人民都話勿錯起！奉勸大成小兄弟，你的頭腦想開些！——

大唱：雨龍阿哥一片心，道理說我小弟聽，好像三更起床號，心裏被你來吹醒！

（陸阿寶挾便衣悄悄上白：『哦！他們在說什麼，且讓我偷聽一番。』偷聽）

大旁白：啊呀！聽雨龍兄長言來倒也有道理，我的家鄉

觀念大概錯了，待我把心裏面閒話向他說說！（向雨龍）雨龍哥：聽你說來，一點勿錯，我本來想請假歸家，叫你同去，現在聽你一說，我爽性革命到底了！但家裏怎麼辦呢？

龍白：好極！好極！大成能回心轉意，你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關於家中的事情，依我的意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難道怕我們將來回不到家嗎？你老婆蓉珍一向規矩，斷斷不會有什麼意外，如果你在外面她對你就變了心，這種女人也不稀奇，丟掉了有什麼可惜！你年紀青青，難道以後沒有辦法了嗎？你再仔細想想。今天我開會疲勞，吃了飯要早點休息，你也早點吃飯安睡了吧！（打呵欠下，大成應『曉得』，被陸一把揪住）

陸白：哼！哼！大成！你好，你好！

大白：呵！我道是誰？倒嚇了我一跳，你何故這樣氣惱？

陸白：（怒）張大成呀！人家一片好心待你，你却在這裏與人家鬼觸比，上別人的當！

大白：沒有這件事，老陸何故煩惱？

陸白：你還騙什麼？我句句聽得，你與呂雨龍談好勿想回家，要把你的命革到底，我看你總有一天把『六斤四兩』革脫！（指張頭）啊喲！老張你倒在這裏！叫我買了這套便衣怎麼辦？

大白：啊啊！依你怎麼辦？

陸白：哼！依我的意思，你快快打定主意，今天與我同走便罷，若不同走，我把這套便衣交給連長，說你叫我買的，叫你要死！

大白：（急）啊呀！這這！萬萬使不得的！

陸白：你勿逃，你倒報告我逃，要我去死，我又不是呆子？哼！老實告訴你，我是要走的，你的屋裏我橫豎樣樣曉得，我回去告訴你老婆呂蓉珍，說你把她丟掉，硬要跟新四軍去者，到海北已經打死，叫她另外嫁人。將來叫你回去，有烏尋勿着窠，（大聲）你相信勿相信？

大白：啊！這事不好了！（唱快板）一見阿寶着了惱，不覺心裏別別跳，要留看來留勿牢，還是讓我逃了好！

白：啊呀！這還了得，這萬萬使不得個，今夜我準定跟你走了罷！

陸白：這樣很好！我們且進去吃飯、化裝，準備行動便了。（二人下，不久即穿便衣上）

陸白：這樣打扮不錯，很像生意人，待我們外面穿上軍衣暫睡一番。

（兩人穿上軍衣坐椅上睡，打二鼓即起，陸叫張醒）

陸白：時候已不早，且到外邊看看！（二人左右看好）四下無人，大門外有步哨，我們還是後面狗洞爬



出去罷！（陸爬出，張搖頭嘆息）

大白：唉！好好革命戰士不做，硬要學狗爬！好，也不管他了！（亦爬下）

## 第七場 謀 害

(竹貴生上)

竹白：偷鷄勿着蝕把米，真當有介個事體！呵！前天請王副鎮長送衣料把呂蓉珍，不想這隻婊子真是抬不起的阿斗，非但把事體告訴其阿公，把衣料送還我，反而一聲勿響，逃回娘家，真叫人好不恨煞！啊！呂蓉珍呀！呂蓉珍！你這隻妖怪，我看你逃到那裏去呀！

唱：獨坐家中心頭恨，恨煞冤家呂蓉珍！退還東西還却可，不該逃到娘家門，有朝一日落我手，連皮帶骨一口吞！（竹家福上，便衣軍帽帶木壳）

顛引：得到情報，馬上報告。

白：我竹家福，是竹隊長的本家，在鎮公所壯丁隊當隊士吃飯。新四軍一走，貴生店王這次做了隊長，叫我天天到張大成家門口放情報，若話張大成

回來，連忙報告，我想竹隊長介恨張大成，一則爲前年三畝租田，二則爲想他老婆，若果捉到，性命一定難保，阿拉小八癩子，只要公事辦到，銅錢拿到，勿管他死勿死人！今朝得到消息，說大成已從新四軍裏回來者？不管消息確實勿確實，待我進去報告竹隊長便了！（進）

白：報告竹隊長：今朝得到消息，說張大成已從新四軍回來者！

竹白：啊！什麼？張大成帶得新四軍來者！這還了得，快逃，快逃！（逃，被竹家福攔住）

福白：勿是，勿是，我說得到情報，你叫我打聽的張大成回來哉！

竹白：嘎！你勿講清爽，把我嚇得魂靈透天者；嘎！他有多少人帶回來？穿軍衣還是便衣，帶槍勿帶槍的？

福白：我聽到他只有一個人回來，穿末穿介軍衣，勿帶槍介。

竹白：哈！當真？

福白：真的，看來大概勿會錯的！

竹唱：妙哇！（起）罵聲張家小畜生，你不該參加新四軍，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新四軍在此我怕你，新四軍一走怕啥人？今番若話捉到你，槍斃活葬穩有份！（對福白）叫王老二來（福應『曉得』向內叫『喂！王老二有公事！』老二

應上)家福！老二！你曉得張大成與我隊長有仇，今朝你們且拿二枝木壳槍，前去張家，將張大成捉住，必然重賞。

福、二同白：曉得！（下）

竹白：哈哈！張大成呀張大成！你也想起呂蓉珍嗎？你來得好呀是來得好！（惡笑下，鄰居堂侄張招生上）

招白：本人，張招生，是張福生的阿侄，今朝聽得新四軍要北撤的消息，不知堂弟大成怎麼樣？讓我且去問問福生伯伯看。（下，張福生上）

張白：想起我兒事，時刻掛心思！（坐）老漢張福生，自從那日王副鎮長到我家來，我媳婦即歸娘家，叫我將衣料送還竹貴生，我將衣料還王鎮長轉交於他，王鎮長很不快活，看來這事體後頭還有花頭，這也不管他了。我到街坊打聽新四軍消息，的確在陽曆九月三十日全部撤離浙東過海，向浦東而去，據說要到蘇北；在姚北確曾打過一仗，九十軍兩個團打得大敗，團長重傷死者，新四軍安然渡江，沒有什麼吃虧，所以外面都是謠言，我想我兒大成必然平安。但願他在新四軍好好革命，將來弄出一個名堂，省得我窮人被財主欺侮，我老漢這兒子也不算白生了！唉！街上人談起新四軍撤退，差不多都哭了！

唱：浙東走了新四軍，好像兒子失娘親，何年何日重

相會？到處哭煞老百姓！

（竹家福，王老二上）

福白：得到命令往前闖！

二白：一心要捉共產黨！

福白：張福生吔家裏到者！

二白：進去！

福白：且慢！看看看，勿要『碰』介一槍打出來！（二人偷偷摸進）

張白：啊！你二位到我家何幹？

福白：呔！張老頭，聽說你兒子回家者，特來捉拿，快快交出來！

張白：這倒奇了！我兒出外當兵，一年半從來未回家，你爲何說回來了！即使回來，又不犯法，何故捉拿？

二白：呸！不要多說，他是共產黨，就是『奸匪』，原是朝廷欽犯，還說沒罪？快快交出來便罷！否則不客氣！（將槍拔出）

張白：這樣你們自己搜罷！如果搜不出怎樣？

福白：搜不出你老狗頭抵數！（入內詳搜不到，出）

福白：啊！團圈尋不到張大成，這事體倒勿好報賬，待我把這老頭兒捉去抵數吧！（對張）哼哼！張福生，你把兒子藏到那裏去了？

張白：我小兒替人家看牛，大兒子的確沒有回來過！

福白：不管；你賴！你跟我們到壯丁隊部去與竹隊長談

好者！（推張）

張白：哈哈！青天白日，隨便捉人，你們究竟憑那椿國法？

二白：走！誰與你多說！（拉張）走！

張白：走就走！難道我還怕你不成！（怒下，王老二、家福同下。招生從右側門牆上看見。）

招白：呀！剛剛看見壯丁隊裏竹家福二人，把福生伯捉去者，這是啥介緣故？待我前去打聽明白！（急下）

（竹貴生上）

竹白：剛剛派隊士捉大成，爲啥還不回來，勿曉得捉到勿？（家福、老二押張福生上）

福白：報告隊長，犯人捉到！

竹白：好！張大成捉到了！快帶進來。

二白：（推張上）捉到的是有鬍子的張大成！

竹白：（怒罵）混蛋！怎麼把這老傢伙捉來了？

福白：（解釋）報告隊長，我們前去捉拿張大成，不曉得被這老勿死藏過，捉勿着，故把張老頭帶來，請你拷問。

竹白：呀！好大胆的老賊，你怎麼敢把你兒子藏過了？

張白：我兒子在新四軍當兵，並未回來，隊長如果要捉，可到新四軍去捉！

竹白：混蛋！這也罷了，你爲何叫你媳婦逃回娘家？

張白：我家之事與你何干？

竹白：啊！可惱呀可惱！

唱：罵聲老賊理不該，生出兒子當『奸匪』，今朝若不來交出，打得你死去又活來！（打一掌）

白：來與我打！（二人鞭打張，張倒地）

張唱：（快板）好！惡賊呀！叫聲惡賊竹貴生，屈打良民罪不輕，打殺勿如來撞殺！老命與你拚一拚！  
（起立撞竹貴生，竹家福、王老二攔住）

二白：你動？你動！

竹白：（避開）好蠻橫的老伙，先拉下去關起來！

福、二同白：是！（推張下，竹獨坐忿恨，招生急上。）

招唱：行來已是鎮公所，且上前去問清楚！（進見竹貴生）

招白：竹隊長，我看見張福生被鎮公所壯丁抓來，不知有何事故？

竹白：捉來非爲別事，祇因他兒子在『奸匪』新四軍當兵，故將他拿來辦罪！

招白：他兒子當兵，與老頭無關，請問隊長可否好保？

竹唱：你且聽了！叫聲招生你且聽，要保老頭勿得能，若要老頭來保出，兩件事體辦端正。

招白：那兩件事體？請隊長說來！

竹白：頭樁事體辦端正，立刻捉到那張大成！

招白：張大成在新四軍當兵未回，這倒吃勿落的！不知那二樁怎樣？

竹唱：頭樁事體你勿能，二樁事體聽靈清；若要保出張福生，除非辦到……。

招白：（急問）辦到什麼？

竹唱：除非辦到呂蓉珍！

招白：莫非要他媳婦呂蓉珍前來取保？

竹白：（得意）對了，你倒還聰明！

招白：這倒很容易；待我趕到她娘家，叫她親自趕來取保便了！

竹白：要快！遲了便要把他餓煞！（下）

招唱：曉得！急急忙忙趕路行，要到呂家見蓉珍，若還蓉珍請勿到，福生阿伯命難存！唉！（下）



## 第八場 探 徐

（張家村小學教員徐潔萍上。）

徐引：我軍已渡浙江潮，千斤重担要人挑！

自：我徐潔萍，寧波人氏，早年在學校讀書，參加共產黨工作，前年由黨內同志，通過本地人士，秘密介紹來張家村教書，幫助組織婦女會，辦識字班，組織農會，發動青年參加新四軍，可惜工作剛有頭緒，我軍爲顧到全國和平大局，忍痛撤退浙東，這千斤重担，又落到我地方同志身上了！現在農會、婦女會，表面活動不能過火，祇能利用組織力量，進行工作，幸虧人民稍有覺悟，工作還可開展；昨天聽到消息，說張大成之父張福生被土頑固竹貴生捉入監牢，不知什麼緣故？我想張大成由我介紹到部隊工作，這事倒要打聽明白，設法營救的吓！（立起）

唱：自從撤退新四軍，我浙東人民失明燈，革命方法多得緊，千斤重担要担承，現在事情算不清，保護抗屬最要緊，聽說捉去張福生，這件事情爲何因？待我功課上完畢，要到外面去打聽。

（農會幹事長錢阿有上）

錢引：聽到消息心裏恨，上前報告徐先生！

白：我錢阿有，是張家村農會幹事，今朝在三界趕市，聽得說張大成的老頭張福生，被竹貴生『石板鏢』捉去，一則爲了前年三畝租田，張大成不肯讓，這惡狗心裏發火，二則爲了張大成老婆蓉珍，這惡狗也有心思，我想新四軍戰士辛辛苦苦，抗日救民，他們家眷在屋裏，沒有受到優待，已經大大不對，反而要被壞人欺侮，那還了得，不免待我與徐先生商量一番，想個辦法，幫忙救出，這也顯得我農會的力量；待我走吧！

唱：急急忙忙路來行，要到學校見先生，一同商量好辦法，救出抗屬張福生。（下）

（游擊小組長陳志飛上，他化裝商人，暗帶短槍）

陳引：我軍雖然撤退，留下錦囊妙計！

白：在下，陳志飛，是新四軍排長，今年夏天在東埠頭與偽中警團打仗受傷，在後方醫院醫治，已經痊癒，現在我主力撤退浙東，叫我帶領游擊小組，留在四明山活動，保護我軍家屬，免得被地方

士頑固及財主欺侮，今天奉到上級黨命令，帶我到三界張家村一走，與小學教師徐潔萍取得連絡，不免待我前去便了！

唱：行行快到張家村，要見同志徐潔萍，如果看見不平事，（示槍）我手裏傢生不答應！（下，錢阿有上）

白：學堂已經到了，待我進去報與先生知道。（進門喊）徐先生！徐先生！

（徐上）

徐白：忽聽有人叫，上前問分曉！啊！原來是阿有哥來了！請坐！

錢白：告坐了！

徐白：請問阿有哥，到此有什麼事情告訴我嗎？

錢白：啊！先生！今朝有場事體，交關氣惱，特來告訴與你知道！

徐白：不知所說何事？你快講來！

錢白：如此你且聽了。

唱：可恨財主竹貴生，昨天捉進張福生，他的兒子去救國，他在獄中吃苦情！

徐白：爲什麼把張福生捉去呀？

錢白：說起那個張福生，租得租田三畝零，老竹要收回他勿肯，這件事體種禍根，氣煞他兒子張大成，參加軍隊去當兵，現在我軍已撤退，財主人家起歪心，收回租田還小事，還要看呂蓉珍。

徐白：什麼？他還要看想張大成妻子呂蓉珍嗎？

錢白：是呀！一點勿錯；張老頭現在關起，竹貴生要他媳婦去保呢！

徐唱：可恨呀！這場事體了不立，罵聲你張壽竹貴生！  
看你真正鬼迷心，迫害抗屬爲何因？

錢白：徐先生！這件事情，你看什麼辦法救他出來？

徐白：待慢慢設法！

（陳志飛上）

陳白：已進張家村，走到學堂門。（在門外叫）徐先生在家嗎？

徐白：那個找我？（出門看）

陳白：（行禮）是我，陳志飛！

徐白：（不識，問）不知客人看我何事？你從那裏來？

陳白：（取白毛巾雙手平拉，然後指東方）我從東邊來。

徐白：（點頭會意）呵！原來是自己人到了！不知還有介紹信嗎？

（陳取信給徐看，徐笑）

徐白：陳同志請進來，這位是農會幹事錢阿有，也是自己人，你有話放心說好了！

陳白：曉得！（進門，阿有拿櫈他坐）

陳白：徐同志！我奉命留四明山，幫助保護抗屬，不知你們這裏土頑固有什麼動靜嗎？

徐白：陳同志，你來得正好，有一件事，正要與你商量

商量！

陳白：請快說！

徐白：三界張大成同志，前年經我發動參加我主力當兵，他家租得鎮上土頑固竹貴生田地三畝，現在竹貴生心想收回，並轉他妻子呂蓉珍的念頭，阿公關進監牢，要媳婦去保，這件事情恐怕很麻煩呢！

陳白：有這等樣事！那還了得？我倒要警告他一番！  
（氣憤）

徐白：且慢！我想這事急不得，可先發動附近村坊農民婦女公正人士，向鎮公所請願，進行合法鬥爭，與竹貴生去評道理，料他不敢亂動，你們二位意下如何？

錢、陳同白：最好！最好！到底是先生想得週到！

徐白：阿有哥！你且先回去，與農會裏所有同志講好，叫大家連絡各村保，發動輿論，叫人人都來罵竹貴生，並且說要到鎮公所請願，先放出空氣，看這賊子怎樣！我看王伯齡是一個投機份子，胆小鬼，一定會怕起來的！

白：曉得！那我先告辭了！（告別出）

唱：將身走出學堂門，來到路上動腦筋，發動村坊農民會，反對頑固竹貴生！（下）

徐白：陳同志！你後面還有同志來嗎？

陳白：我們一組有五個人，四個人還在山裏，我先來與

你聯絡，聽聽消息，看看動靜！啊！徐同志，你看我對這件事，應該怎樣做才好？

徐白：陳同志，你且在這裏當我親戚住下，等一等，看竹貴生把呂蓉珍驅來之後怎樣處理，如果須要武力對付，那時再請山上同志下來幫助，你且先休息吧！

陳白：這樣很好，我且進去休息。

徐唱：安排了同志陳志飛，我的心裏蠻歡喜，我軍雖然來撤退，還有力量在這裏！公開秘密一齊幹，那怕你頑固來調皮！（下）

## 第九場 陷 獄

（招生引蓉珍自後台唱倒板上）

蓉唱：急急忙忙往前行，恨殺那奸賊竹貴生！

（快板）我要到獄中評道理，你百般謀害爲何因？

招白：蓉珍姐！你且不必難過，趕到鎮公所，與那畜生道理說清楚，保出你公公便了！

蓉白：啊呀！招生哥呀！你那裏知道竹賊心思，去年爲租田之事，與我家大成不和，大成一怒投軍，他放在心裏，這回新四軍離開浙東，那惡賊就趁這機會報仇了！啊！招生哥啊！

唱：（快板）想那惡賊心思狠，與我張家怨結深，看來這事非小可，不知何日了得清？

招唱：（快板）蓉珍我姐且放心，善惡到頭總分明，若是竹賊不放手，我三界人民不答應！

白：我們還是趕快走吧！（兩人急下，竹貴生上）

竹白：篾匠師父腦筋好，做好翻籠捉翠鳥，哈！昨天我把張老頭捉到，他堂阿姪招生來保，我勿答應，非要蓉珍親到勿可！我看呂蓉珍雖然狠，這遭總逃勿出我的手者！看看日頭斜落，爲啥人還不到？

（招生陪同蓉珍上）

招白：（向蓉）鎮公所已經到了！你且等等，待我進去通報。（入見竹）呵呵！竹隊長，呂蓉珍親身來保阿公了！

竹白：呵呵！當真呂蓉珍來了！（起立）待我出去看來！（遲疑站住）呀！我想跑出去攔吃這女人取笑，還是待我坐着，喚她進來，擺點架子她看看。（向招生）你叫她進來！（竹整理衣冠，正襟危坐，作不安狀）

招白：蓉珍姐！竹隊長請你進去！（蓉與招生入，竹禁不住站起）

竹白：呵呵！原來是大成嫂到了，請坐！（蓉莊嚴兀立不坐）呵！蓉珍姐！走得辛苦者，板凳在這裏，坐介坐！

蓉白：竹隊長不必客氣，我公公被你關在監牢裏，究竟犯了什麼罪？請你明白告訴我！

竹白：呵呵！這個嗎？啊！沒啥沒啥！我聽說你老公回來者，請你公公前來問問，究竟實在勿實在？祇



要你一到，立刻可放掉，——嚟，由你保去介！

蓉白：哼！你倒說得輕巧，我公公犯了那條罪！你憑什麼資格隨便捉人？他年紀大了，如果出了毛病，問那一個？

竹旁白：呵唔！吃着者！這雌頭着實有點厲害帶！（向蓉）大成嫂！你也不必多說了，你男人當了新四軍，祇要你自己心裏明白！

蓉唱：竹隊長，你言語錯了，開言叫聲竹貴生！你的言語勿中聽，新四軍犯那條罪，倒要叫你說靈清……

竹唱：叫聲蓉珍你偷了：新四軍勿好勿好真勿好！田地都要充公掉，財主性命保勿牢。多虧我老竹良心好，阿公坐牢叫你保！

蓉唱：呸！多謝你隊長良心好！公公坐牢叫我保，像你這樣良心好，我生生世世會記牢！

竹白：啊！呂蓉珍呀呂蓉珍！

唱：叫你不要來驕傲，共產黨啞老婆我勿怕，聽你閒話帶取笑，叫人心裏蠻難熬，我看你，虎落平陽到我手，叫你娘家逃勿到。

蓉獨白：啊！我想也不必與這賊子鬥口了，待我趕緊看我公公再說。（向竹）竹隊長，既然是你好意，可以將我公公放掉，就請你陪我快快與公公相會。

竹白：好！你且進去看看吧！（叫人）家福，陪大成嫂

去見她阿公！（福應聲上，叫蓉）

招白：蓉珍姐！我離家二天了！待我回去看看，再來望你們。（交燈給蓉）

蓉白：招生哥！多謝了！你且先去。（招生下）

福白：你隨我來！（蓉跟福進）

竹白：家福轉來！（家福重回轉）

福白：隊長啥事體？

竹白：（做鬼臉，低語）你陪她去見阿公，把那老頭放掉，把這女人關牢，勿要讓她逃去。

福白：曉得哉，包管我手裏！（笑下）

竹白：哈哈！呂蓉珍呀呂蓉珍！這番落到我手了，現在你有飛天本領，也難逃者！待我把你送進牢監，慢慢做你，看你依也不依？你若不從我，我也要強做者！（王伯齡上）

王白：老竹騙到呂蓉珍，待我前去看分明。這幾天街坊老百姓紛紛談論，說『石板鏢』不但欺侮抗屬，捉進張福生，今朝把他媳婦呂蓉珍也騙到了，四面村坊老百姓，更加不滿意，看這當中還有過去參加過農會的，還有當過民兵的，恐怕還有共產黨秘密在內，力量是勿可看輕的，還聽說要到鎮公所來請願、評道理，看這個事體做下去，老竹要倒霉的呢？且待我去看看他。（入見竹）哈哈！老竹！聽說呂蓉珍讓你騙到了，現在那裏？

竹白：老王！你來得真巧，自從張老頭被我關起，我一

定要叫呂蓉珍來保，這隻雌頭今朝當真來者，我叫人把她關牢，等到半夜，同她說話，叫她不依也要依。

王白：這是使不得的，你的事體做得太急了！（竹遞香煙給王，阿康上）

康白：太太命我請鎮長，請其回去枚麻將。（偷聽）呀！他們在談秘密閒話，倒要讓我聽聽看。  
（阿康在門外偷聽）

竹白：什麼使不得？

王白：三界老百姓對你捉張老頭的事體，很不滿意，罵的人不少。

竹白：這有什麼關係？我老竹面皮有城牆介厚，子彈也打勿進，是勿怕人罵的！

王白：四鄉老百姓，爲你捉拿張老頭，已經十分不滿意，這當中還有許多是從前參加農會的，有些還當過民兵，土槍大刀都有，恐怕有共產黨秘密領導，你再做落去，他們動起來，你是吃勿消介！

竹白：我會報告縣政府捉的。

王白：呵！老竹呀！這事有點不妥呀！

唱：我從前有話說你德，你且仔細忖一忖，這場事體做下去，老百姓要勿答應！再話還有一樁事，你要十分來當心！沒有捉到張大成，休要看息呂蓉珍。

竹白：老王！我昨天去捉過張大成，他沒有回來，捉了

張老頭，我就將錯就錯，叫呂蓉珍來保，現在已經上門，我是不放手了！

王白：老竹，你錯了！

唱：老竹做事勿聰明，別人老婆硬成親，你不要小看張大成，他現在參加新四軍，若是他們翻身轉，你的事體出毛病！

竹唱：我看老王胆太小，國軍十萬過來了，姚北『碰壁』一仗打，大成性命包送掉。

王唱：看你老竹太迷信，報上閒話勿作準，若是報紙好相信，天下老早已太平！

白：我雖然是國民黨員，對自家的報紙，的確是相信勿下去的！

竹白：依你之見，呂蓉珍是動勿得的？

王白：依我之見，且先把呂蓉珍優待優待，也勿要放，新四軍剛剛走，張大成回來勿回來？這幾天總有點數。若話其牙齒咬緊，跟新四軍去者，那就是把你仇恨放在心裏，將來一定要回轉的，事體萬萬動勿得，就把他老婆放掉，將來還好轉轉彎，若話這畜生苦頭熬勿牢，開小差回來者，把他捉牢，送保安隊殺掉，那末呂蓉珍就好做你第三房小老婆者！（康點頭下）

竹唱：是呀！老王說話有理由，讓我慢慢再動手，若是捉到張大成，包定請你吃喜酒！

白：好！老王，我聽你的閒話，天天派人到張家前後

放探子，若是張大成這窰頭窰得回來，一把捉牢，送保安隊槍斃，或掘一個洞把他種蠟燭種掉，那他的老婆還不是我的麼？（叫）老二！（老二上）你從今天之後，天天到張大成家前後仔細打聽，如果張大成回來，即刻報我知道。（向王）老王，還是到裏面救幾圈麻將，解解悶吧！（同下）

二白：是！（旁白）這種差事倒好的，待我天天打扮成木匠，斫柴老，到其門口打聽便了！（下，家福陪呂蓉珍上）

福白：到者，你且等等，待我叫出你阿公來。（向內喊）張老頭！張老頭！你媳婦大娘來者。（張福生上，被打傷作痛狀）

張白：（嘆息）來了！那個叫我？

蓉白：啊呀！爹爹！是媳婦來看你了！（急步上前）啊！你被他們打得這般樣子了嗎？

張白：呵！原來是我兒蓉珍來了！你來做什麼呀？

蓉白：爹爹，招生哥到我家裏，說你被竹貴生捉來，無緣無故關在監牢毒打，他向鎮公所具保沒有用，一定要媳婦前來，我想你老人家這樣大的年紀，那裏吃得起這樣的苦，所以趕來看你！

張白：啊呀！不好了！你上當了！

唱：叫聲我兒聽原因，竹貴生良心生得狠，他要你保有道理，你不該親到監牢門！

蓉白：（哭）啊吓！不好了！

唱：（清板）叫聲公公年邁人，孩兒到此有原因，我在娘家安心住，兄弟待我情義深，昨日無事家中坐，來了叔伯張招生，他說道：竹家賊子心思狠，爲了租田三畝零，前賬都要來算清，要捉我夫張大成，把我公公來捉去，關在牢獄吃苦情。口口聲聲要我保，難煞媳婦一個人。我想賊子有邪心，來保祇怕出毛病，但怕你公公年紀大，獄中只怕命難存，若是有了參和差，叫我如何對大成。故所以，不願一切來保你，保你公公轉家門，自古奸邪多怕正，祇望那，皇天不負苦心人！

張唱：多虧媳婦良心好，患難之中盡孝道，但願菩薩多照應，妖魔鬼怪都死掉！

福白：勿要多講多話，張老頭，既然你媳婦來保，快快出去。（推張出，隨手把門關上反鎖）來東者！

蓉白：喂！你做什麼？

張白：快快放她出來！你用這樣惡計，我是一定要與你們拚掉老命的！（上前抓家福，被毒打，猛烈推出）

福白：好勿識相的老狗，快走，我怕還吃你勿落！

蓉白：（在獄中哭撞）你們這班狗，你們竟敢這樣隨便捉人，我死也不與你們干休的！

張白：呀！天呀！你開開眼呀！（福推張欲下，回頭對蓉）你好好來東，半夜裏我隊長會來放你的！

(做鬼臉，推張下)

蓉白：啊呀！不好了！

唱：(快板)罵聲惡賊狠心腸！你不該騙我進牢房，  
我呂蓉珍，這番上了你的當，(推牢門)倒要看  
你把我怎麼樣？

白：啊！想不到竹賊果然有這一副手段，我倒要看看  
他究竟敢把我怎樣？

(阿康偷偷上)

康白：閒話聽靈清，來見呂蓉珍。(在門口叫)喂！蓉  
珍大姐！

蓉白：那個叫我？呵！原來是阿康哥，請問你看我何  
事？

康白：啊呀！蓉珍姐！我有消息前來告你！

蓉白：你快說來！

康白：你家大成哥與我從小朋友，他當新四軍，我本來  
同去，後來我大人勿答應，所以在鎮公所騙飯吃  
；請你相信我的話：今朝聽得竹隊長與王副鎮長  
商量，一定要討你做小，王鎮長胆小，怕新四軍  
回轉浙東，你大成哥要前來報仇，所以勸老竹勿  
要動手，要等到捉牢你老公，把他害殺，然後討  
你，你要仔細才好！(向外張望)

蓉白：(急)有這樣的事情嗎？你可曉得我家大成跟新四  
軍去了嗎？

康白：新四軍撤退，大成無不回來，想來已經跟新四軍

去者！

白：（笑）這倒還好！

唱：聽他言來心花開，大成隨軍來撤退，你好好去當新四軍，這裏沒人敢謀害！

康白：不過大成對你很好，是不是會想老婆逃回來，這點倒有點靠不住的噓！

蓉白：阿康哥！我拜托你，你趕緊跑到我家，通知我公公，如果大成回家，一定要叫他回部隊去，不然非但他吃虧，連我也危險了！

康白：蓉珍姐！現在四面村坊老百姓已經曉得你們這場事體了，大家十分不滿意，老百姓都吵起來者！我看老竹一時還不敢下手。

蓉白：曉得！

康白：那麼我要走了！

唱：告別呂蓉珍往外行，要到張家說情形，大成與我像兄弟，患難之中要幫襯！（下）

蓉唱：多謝阿康良心好，窮人總是幫窮人，總要老天來照應，大成不要轉家門，若是大成回家轉，這遭性命活勿成！

白：啊！大成！你好好在部隊工作，日子沒有到，現在你千萬不要跑回來呀！（下）



## 第十場 回家

（張大成上，穿便衣，大出場）

大唱：（快板）走呀！家裏越近心越慌，走起路來急忙忙，想起我妻呂蓉珍，不怕財主竹店王！

白：自從逃出部隊，渡過姚江，陸阿寶與我被國民黨部隊攔住搜查，大家失散，我跑了兩天，又凍又餓。心想參加新四軍一年半，同志們待我十分親愛，共產黨的道理想想也不錯，今朝離開，真是慚愧，如果回家，父子夫妻相會，好雖然好，祇怕竹貴生未必放得過我，欲待回轉去吧？部隊已經渡海，一定找不着了，這又如何是好？唉！

唱：逃出部隊兩天多，心裏越想越難過，夫妻團圓雖然好，以後日子怎麼過？看看三界已走到，兩隻脚骨要人拖！（大下，招生扶張福生上）

張白：啊呀！打壞了！

招白：大伯！你身上打傷，要靜養靜養，這口冤氣，我想大成將來和新四軍回來，一定要出掉的。

張白：啊！不知大成會這樣爭氣勿？我媳婦現在被竹賊扣住，不知何時脫身，好不叫人掛念！

招白：我聽說許多老百姓，對這場事體交關氣憤，大家都罵起來，這賊子是不敢亂動的。

張白：方才阿康來說：如果大成在新四軍吃勿落苦頭，想老婆，想屋裏，逃了回來，這場事體就不好了！

招白：怎麼不好？

張白：阿康說：竹貴生要把其捉牢、殺脫，或者送保安團槍斃，那末，蓉珍他就要上手了！

招白：對呀！如果大成一直在新四軍幹下去，他們量勿到大成哥將來怎麼樣？恐怕有朝翻身，要算賬介，所以王副鎮長和老竹是不敢動手的！

張白：呀！大成呀大成，共產黨大事沒有成功，你萬萬不要回來呀，啊吓！痛呀！

招白：福生伯，讓我替你揉揉！（張倚桌上，招生揉他背。燈光打暗，張大成摸索上）

大唱：夜快摸進三界鎮，忙忙摸到自家門，燈勿亮來狗勿叫，黑暗沉沉嚇煞人！

白：我家門口已經摸到，待我上前看看。（摸門看）

唱：兩間草屋冷清清，一扇門板硬冰冰，泥牆快倒無人修，仍舊一樣老光景。

白：抗日，抗日，革命，革命，日本人已經打倒者，回到家裏一看，窮人仍舊是窮人，一動都不動，茅草屋仍舊是茅草屋，爛泥牆仍舊是爛泥牆，田地仍舊是嘸不種，呀！蓉珍呀蓉珍；（看門縫）我看你破棉襖，仍舊是這件破棉襖呀！

唱：八年抗戰血淋淋，窮人仍舊不翻身，我軍這毛來撤退，浙東事體傷腦筋！

白：呀！不管他了！待我叫門！（打門）蓉珍，蓉珍！（王阿二扮木匠偷偷上，看了一會，做鬼臉，點頭下，內二人起聽）呀！怎麼不見開門，不聞應聲？（再叫電點）蓉珍！蓉珍！（內招生應）

招白：那個敲門？

大白：呀！你不是招生哥嗎？是我大成回來了！（招生點燈開門）

招白：呀奇了！什麼是大成回來了？（大成忙跑進關門，招生呆看他）

大白：招生哥！你爲什麼在我家裏，我阿爹呢？

招白：你阿爹被竹貴生打傷了！

大白：（跑上扶父，作慚愧狀）阿爹！你怎麼打傷了？

張白：呀！大成！你！你回來了？

張白：大成！你真的回來了嗎？哈哈，正好正好！是你們新四軍一起來的麼？

大白：我是一個人回來的！

張白：呀！你怎麼穿了便衣？又不帶槍？（懷疑）

大白：我是請假回來的！

張白：（正色）你們部隊都已經渡杭州灣去了，你怎麼不一同前去，却請假回來，是何緣故？

大唱：爹爹容稟：叫聲堂上老父親，孩子回來有原因：我軍這番來撤退，謠言要到東三省。我想起你白髮老父親，我想起我妻呂蓉珍，老的老來小的小，家內沒有人照應，越思越想心越悶，故此請假轉家門。

張白：啊呀！孩兒你錯了！你一回來，我們一家老小活不成了！

大白：爹爹，這是何故呢？我妻蓉珍那裏去了？

張唱：大成我兒聽原因，爲父有話說你聽：自從你當了新四軍，嚇壞財主竹貴生，田地仍舊歸我種，嘸沒事體蠻太平，自從我軍來撤退，（罵）那竹家的賊！……

大白：那竹貴生怎麼樣了？

張唱：他翻落臉孔變活猴，壯丁隊裏當隊長，團圍捉拿新四軍，來到我家捉我去，挨打挨餓用毒刑！……

大白：啊！他把你打得怎樣？

張唱：渾身疼痛傷心肺，大家來保勿答應。……

大白：後來怎樣？

張唱：（轉快板）惡賊忽然定惡計，要你妻子呂蓉珍。

大白：要她怎樣？（驚急）

張唱：要她上前來保我，一騙騙進監牢門，事體看來難了結，他對你妻子有邪心！

大唱：（快板）啊呀！不好了！聽他言來說分明，我妻騙進監牢門，強霸我妻爲何因？我恨煞惡賊竹貴生！別的事體還且可，這樁事體了不成，待我前去把命拚，打死你惡賊消我恨！（欲衝出，張喝住）

張唱：呀！畜生！你枉然當了新四軍，莽單莽闖不該應，量你空手一個人，他有槍桿有壯丁，誰叫你頭腦勿靈清，這個時候轉家門？你若跟了隊伍去，……

大白：去就怎樣？

招白：他就怕你回家做仇人；

張唱：不敢難爲小蓉珍！

大白：我回來便怎麼樣？

張唱：天羅地網已繃好，專等你畜生一個人！

大唱：啊呀！不好了！我父言來心胆驚，竹賊果然良心狠！我無人無槍光身漢，猛打猛衝不可能，如果回到部隊去，我是逃兵難見人！

白：這這叫我怎麼辦呢？

張白：我兒！竹賊已經捉過你了，剛才你朋友阿康前來報信，說王伯齡已與竹賊商量好，你若隨新四軍去了，他們胆小，恐怕大軍回到浙東，推板勿起

，對你妻是不敢亂動的，若是你回轉家門，他們一定要捉你處死，那時你妻子也保不牢了！啊！我兒，你還是趕快回城去吧！

大白：爹爹，我是請長假出來的，我是不回去了！

張唱：畜生！（怒舉棒打大成兩下，大成跪下，被招生攔住）我手舉木棍將你打，打死你這小畜生！你既然投入新四軍，不該隨便轉家門。常言道：患難之中見朋友，丟掉同志不該應，在家明明是等死，將來報仇靠何人？

大白：啊呀！爹爹息怒，讓孩兒就去吧！（福生收杖揩淚）你且暫時回床上休息，待孩兒陪你進去稍坐一息，即刻回去尋找部隊。（扶張起立，大成對招生白）招生哥，我爹爹被打重傷，請你代我買些傷藥來吧！

張白：畜生呀！你千萬不要忘記我窮人的冤仇呀！（哭，大成招生同扶進）唉！

## 第十一場 搜 捕

(王老二急上)

王白：剛剛查到張大成，報與隊長說分明。(跑入內叫)竹隊長！竹隊長！(竹上)

竹白：來者，老二啥事體？

王白：張大成這毛真的回來者！

竹白：哇！張大成回來者！(欲逃)他帶勿帶槍來介？多少人來介？

王白：勿要怕，勿要怕，一個人來介！

竹白：靠勿住！靠勿住！上回家福也介報告，鬼也嚙不歸來！

王白：這回真正回來者，今朝夜花落，我親眼看見的，穿末穿介便衣，凍末凍得快死，頭髮末披里，樣子像一隻落湯鷄，手裏末拿介空屁！

竹白：好！這賊子看來是開小差格，快！(叫人)家福

！狗老！（二人應聲上）你們三人各帶木壳，立刻前去張家把前後門攔牢，去把張大成馬上捉來！若話逃走，你們抵罪；若話事體做得好，每人重賞。

三人同白：是！曉得書！馬上走。（隨老二下）

竹唱：妙哇！看來事體勿白闖，張家小賊轉家鄉，若話大成來拿掉，好與蓉珍『郎的當』！

（聳肩獰笑，得意下，家福、狗老、王老二同上）

二白：到者！

福白：快伏好！呀！裏面有人講閒話？（輕聲）輕點！狗老先去踢門！（內張福生叫『大成快走，你好走了！』大成應『是爹爹我走』！出）

大白：爹爹苦苦叫我快走，我想時光快到半夜，天亮一定不好走，如果竹賊來捉，我手裏沒有武器，怎麼抵擋？還是讓我快走吧！（想開門，狗老踢門進）

狗白：喂！捉到了！你往那裏去？（回頭叫福與老二兩人）快來！（大成趁機跳到桌邊拿起板凳，趁狗老衝進時，向他迎頭擲去）

大白：看槍！着！（狗老忙放一槍，沒有中，自己被凳一攆傷手臂，大成從右邊窗門逃走，狗老猛力追上。外面門口家福二人隨着衝進，因胆小，不冷靜，在後邊放亂槍三響，打傷狗老，從窗上滾下狂叫，二人連忙去捉）



二白：捉牢者！捉牢者！

福白：放屁！共產黨老早逃去，自己人倒打倒者！

二白：啊呀？是狗老？（忙扶起狗老坐地上）啥人打介？

福白：還勿是你用槍打介！

二白：是你打倒介！

狗白：是你們兩個人打介！

福白：（向二做眼色，回對狗老），勿是我兩個人打倒介，是這共產黨打介！

狗白：一定是你們打介！共產黨沒有槍！（呼痛）

福白：啊：狗老哥！好者！好者！是阿拉勿好，害你吃生活者，你回去勿要講，我們在張家搶的東西，都送把你算做慰勞，勿然是吃罪勿起介！

狗白：一定是你們打介！共產黨沒有槍！啊唷！

二白：狗老哥好者！你還是吃點虧，做個人情吧！若話隊長曉得，張大成已經讓你先撞進去看見，勿把他抓牢，還是讓他逃去，你去也嘸不面子介！

福白：狗老哥，你如果勿話是我兩人打的，我們回去到竹隊長這裏，也把你吹牛皮，說你多少勇！多少勇！張大成這共產黨拿了兩支快機，子彈『白拉拉』掃出來，你勿管，一直追去，吃啦子彈，竹隊長非但勿會罵你，一定還有重賞贖！

狗白：好，算者！算者！就算我晦氣，依你們介閒話算者！（二人入內，毒打福生，搶了一票，抬狗老

起)

二唱：倒灶倒灶真倒灶！

福唱：共產黨來捉勿牢！

狗唱：『碰嗙』一槍我跌倒！

福唱：回去還要報功勞！

## 第十二場 勸 導

(張大成摸上)

大白：啊吓！好險，好險！方才我剛要出門，不想惡賊果然派人來捉，要不是手脚靈活，幾乎喪了性命，不知我父親怎樣了！（想）啊！現在一時不好回去，還是待我到張家村，看看學校裏徐先生在不在？想當初也是她介紹我參加新四軍，現在還是與他商量！看這事怎樣辦好？（摸）

唱：剛才事體真危險，幾乎一命喪黃泉！待我看看徐先生，問問事體怎麼辦？

白：啊！看看學堂已經摸到，待我叫門，（叫）徐先生，徐先生開門！

(徐照燭上)

徐唱：呀！奇了！半夜三更啥事情！為何有人來叫門？莫不是特工份子來搗蛋？倒要當心問靈清！（陳

志飛拿槍上，徐向他搖手叫他下）

大白：先生，開門呀！

徐白：外面那個叫門？

大白：徐先生，哦！我張大成特來看你！

徐白：呀！果然是張大成口音，待我開門。（開門，大成進，即關門）

徐白：哦！原來是大成哥回來了，你怎麼從部隊裏回來了啊？請坐！請坐！

大白：徐先生說來話長了！

徐白：你坐下，慢慢說與我知道！（陳上，大奇怪）

大白：這位是誰！

徐白：這是我親眷前來看我，你說好了，不要緊的。

大白：如此，先生聽了！

唱：叫聲先生聽原因，我慚愧對你徐先生，想當初，你叫我參加新四軍，叫我救國與救民；參加部隊一年半，我立志革命蠻安心。不道日軍來投降，我軍撤退離浙東！……

徐白：你在軍中很好，爲什麼回家呀？

大唱：不該生出家鄉病，要回家中見蓉珍！

徐白：啊！這也難怪，與你妻子見面過嗎？

大唱：不料頑固竹貴生，派人前來捉我身，半夜三更來逃走，跑來見你徐先生！

徐白：怎麼？今天夜裏，土頑竹貴生來捉你過嗎？

大白：是呀！險些兒被捉住，我從亂槍裏逃出來的！

陳白：哦！你沒有受傷嗎？還好，還好！

徐白：呀！大成！聽你說來，你是爲了家鄉觀念，所以回來，我想那個沒有感情，你回家看看你父親、妻子，我並不反對，不過你要了解這裏的環境呀！

唱：開言叫聲張大成，你頭腦總歸欠聰明，浙東撤退新四軍，豺狼虎豹又橫行！重慶到了毛主席，大局還未來確定，現在回家真太早，回家性命活勿成！

大白：啊！我也一時衝動，聽信壞人閒話，說要到山東或東三省去，那裏地方寒冷，十分困苦，浙東樣樣都有，住的房子是高樓大廈，吃的是白米飯，穿的是紡綢衫，說話也懂得，所以我請長假回來了！

陳白：哈哈！是話到東三省去，你福氣真好極了，那裏新被紅軍解放，都是鐵路大城市，我們想去的人倒沒有得去，你們好去的人反回來了？

徐唱：大成聽了！你說浙東勿推扳，高樓大廈白米飯，我開言問聲張大成，你家樓屋有幾間？

大白：我是一間也沒有，只有二間破茅草屋，你還不是曉得的嗎？

徐唱：果然浙東勿推扳，大魚大肉白米飯，開口問聲張大成，你一天幾頓白米飯？

大白：我家吃粥吃蕃薯也難維持，那有天天大魚大肉白

米飯好吃呀！

徐唱：我也說浙東勿推板，穿的都是紡綢衫，開口叫聲張大成。你老婆多少紡綢衫？

大白：她不過一件破棉襖，那裏穿得起紡綢衫呀！

陳白：大成同志！哈哈你住的是破房子，吃的是爛蕃薯，穿的是老土布，可見浙東雖好，但是這些樓屋、白米飯、紡綢洋紗衫，都不是你張大成窮光蛋的呀！

徐唱：叫聲大成聽我言，浙東果然勿推板，大魚大肉白米飯，高樓大屋紡綢衫；你可曉，這些東西歸那個？全是歸那大老闆：三北龍山虞洽卿，寧波碼頭朱安官，嵊縣城裏王曉籟，奉化溪口蔣順元；窮人世代做奴隸，做牛做馬做討飯！三北鹽場共產黨，四明山上王鼎三，拿起槍桿一齊幹，要把窮人翻身轉！大事成功回家來，大事未成努力幹。開言叫聲張大成，你現在歸來怎麼辦？

大白：徐先生呀！你說話一點勿錯，那我留在浙東打游擊，不是更好嗎？

徐白：現在環境不同了，留在這裏有三件不對。

大白：那三件呀？

徐白：你且聽我道來：

唱：第一大局要顧全，和平民主快實現，抗戰一抗八年整，萬里河山盡烽烟，血流成河骨堆山，同胞慘死千千萬，個個盼望能團結，人人反對打內戰

，大德大量毛主席，忍讓爲國讓江甯！

大白：那第二呢？

徐唱：叫聲大成你且聽：鳥要窠來樹要根，保衛華中根據地，這件事體頂要緊，我浙東好比花一朵，鮮花却要枝上生，根若斷來花也謝，那裏還有浙東新四軍？

陳白：哈哈！對了，對了，我們浙東新四軍，也是華中共產黨渡海過來發展起來的，將來只要根頭勿枯掉，再過來開花結子，着實有機會呀！先救活華北老百姓，再解放我浙東，這是不錯的。

大白：那第三呢？

徐唱：第三地形很准板，浙東隔個杭州灣，如果浙西來切斷，這場事蠻討厭！雖然原地可堅持，恐怕要化老本錢。

大白：徐先生，你的話句句不錯，我現在才真的覺悟，暫時離開浙東是對的，不過我已回來了，軍隊也渡海去了，叫我怎麼跟得上去呢？

陳白：啊！同志，你是真有決心回隊去，你還是假充硬好漢呀？

大白：你說那裏話來？我是真下決心了！

陳白：如果真有決心，待我與你想個辦法送你去好勿？

徐白：如果陳同志肯幫忙，那是好極了！

陳白：你可跟我到上級同志那裏！派人秘密陪到三北，我們三北也留着許多游擊小組，再陪你到海防大

隊，送你過海好嗎？

大白：這樣多謝同志了！

徐白：大成哥，你這番一定要下決心了，你想你爲了家鄉觀念和想念老婆，幾乎喪了性命，現在機會沒有到，還要再用點功夫，革命革到底才好呀！至於你妻子蓉珍，和我很好，我把她介紹到婦女會，使人家不敢欺侮，我再幫她進步，將來可以和你一起革命做事。

大白：這樣很好，謝謝徐先生！

徐白：自己同志何必客氣！

大白：我要走了，讓我先回到家裏看看，那般狗，不知把我家弄得怎麼樣？

陳白：我想你還是不必回去，由徐先生代爲打聽，你隨我先走了吧！

大白：啊！我不回去看看，心裏放心不下！

徐白：（考慮）這樣也好，那末和陳同志一起到你家看看你爹爹，要當夜立刻出門，由陳同志陪你一同去打聽部隊。路上可要小心！（向陳）陳同志，你陪他一起走吧！

大唱：曉得！拜別先生出外行，要到家中看光景，若還父親勿要緊，我去革命也安心，啊！不知蓉珍放出了沒有？（大、陳同下）

徐唱：大成想起呂蓉珍，從來男女是情深；革命軍人要烈性，感情勿要太過份！（下）



### 第十三場 釋 蓉

(竹貴生、王伯齡同上)

竹白：張大成去捉去者！

王白：倒要聽聽好消息！

竹白：老王請坐！

王白：同坐！

竹白：你看這場事體成勿成功？

王白：我看一定馬到成功！

竹白：張大成殺掉！我是一定請你吃喜酒者！

王白：張大成是話殺掉，我一定給你做媒！

竹白：哈哈！妙哇！

(福、二抬狗老上)

福白：報告隊長，人已打傷！

竹白：(立起)哈哈！妙！妙！打傷介也好，他總逃勿去者！

二白：報告隊長，是狗老打傷者！

王白：(起立驚狀)什麼？是狗老打傷者，是誰打傷的？快說！

福白：啊唷！王鎮長呀！危險危險，差點性命出脫者！

王白：怎麼？你快說。

福白：我們三個人一到張家門口，裏面許多人來東說話！

竹白：有許多人嗎？

福白：我啦勿管其多少人，大家交關勇，『碰噠』一齊衝進，張大成這傢伙……

王白：張大成怎樣？

福白：祇看見張大成全副武裝，頭戴鋼盔，脚登水牛皮鞋，兩隻手，左一只，右一只，(做手勢)……一手拿牢一支簇嶄全新……

二白：火漆未褪，

福白：特別大號快機木壳。

二白：恐怕是俄國造新式武器！……

竹白：他怎麼樣！快說呀！(吃驚)

福白：拍啦拍啦拍啦拍啦，夾頭夾腦落兩個搖過來者！(舉槍做手勢，王、竹二人，抱住頭蹲下身子)

竹、王同白：唷，唷！

福白：其啦有四五個人，都有武器，我們三人，看看苗頭勿對，勿管他，開槍就打，把其啦打退，狗老頂勇敢，一直追去！

竹白：把張大成捉到勿？

福白：『碰』格一槍，讓其打着者，我二人連忙去救，總算性命保牢，回來者！（洩氣）

王白：那末張大成逃去者？

福白：逃去者！

二白：逃去者！

竹白：呸！你們兩個浮屍！吃屎大的！會把其逃去？！

福白：介末你倒去捉捉看，我們介勇，還要你發賞洋呢？

竹白：（怒）賞你們一人一個巴掌，還勿死出去！（二人咕嚕拾狗老下，阿康上）

康白：王鎮長，勿對者！我聽到一個消息，各鄉農民聽到竹隊長捉拿新四軍家屬呂蓉珍，明早都要來鎮公所請願。（王驚慌）

王旁白：唉呀！這樁事體勿對者！這幾天報紙上說國共談判已快談好，看看共產黨已抬起頭來『合法者』！那末，新四軍就勿是『奸匪』，就是抗日軍，新四軍家屬就是抗日軍人家屬，再弄落去，非但老百姓明日要來請願，說勿定共產黨將來會派人來講話，事體要弄僵介！這幾天老百姓紛紛談論，我秘密聽見說：明天就要來請願講道理！我想還勿如趁這機會，嚇一嚇老竹，勸其歇手是者！（對竹）老竹，那事體大者！……

竹白：什麼事體大者？

王唱：叫聲老竹『石板鏢』，大成今朝捉勿牢，好比火上把油澆，從此他要把仇報！

竹唱：那死者！叫聲老王小孔明，這場事體那光景？辦法大家拿來想，勿然一起了勿成！

王白：呵唷！老竹！明日老百姓要來請願，這事體很討厭，須要小心！而且聽他們講來：小老張一定勿是一個人回來介，他手拿快機，全副武裝，自有同志同道來，像是同屋裏打聽消息介，這場事體完者！

竹白：依你怎麼辦？

王白：依我嗎？你聽了：

唱：這場禍水勿算輕，快快放脫呂蓉珍，好話對其講兩句，讓她先來平平心。

竹白：再呢？

王唱：叫她說把張大成，事體勿要太頂真！

竹白：對了，老王！的確算你三界諸葛亮，那末請你做代表，連夜去同呂蓉珍講，放她出去，請她到老公這裏講一句，我們對他嚙不惹見介！

王白：好！好！讓我去吧！阿康，蠟燭點好！（康應上，提燈籠同王下）

竹白：快去，快去！那死者！（下，呂蓉珍上）

蓉唱：呂蓉珍、在獄中、心中煩悶，古廟裏、一個人、冷冷清清。我心裏、藏滿了、千仇萬恨！待等我、把這些、說於誰聽？在這裏、受淒涼、不爲別

個；爲只爲，我公公、年邁之人。我丈夫、盡忠心、不能盡孝，爲公公、入獄牢、也是應分。祇望你、這一去、鵬程萬里！縱然是、遭劫難、我也安心。

白：唉！好苦呀！還是待我休息一會吧！（睡桌邊阿康與王伯齡上，康手拿紅燈）

康唱：陪了鎮長往前行，一走走到監牢門。

王唱：我急急走到監牢門，要見呂家小蓉珍。

康白：鎮長到者！（王交康鑰匙開門）

王白：讓我叫她，（叫牢門）蓉珍大姐！大成嫂！（蓉珍醒）

蓉唱：（倒板）朦朧中只聽得有人叫我，待我來看明白，到底那個？

康白：蓉珍阿姐，是我王伯齡前來看你了！

蓉白：王鎮長，半夜三更，到這裏有什麼事嗎？

王白：大成嫂！我特來向竹隊長保你回去。

蓉白：奇了！既然被竹隊長關牢，我是犯人，怎麼審也不審，就來保我出去了呢？

王唱：大成嫂聽了：開言叫聲大成嫂，你的做人交關好，大成出外去當兵，你在家中受煎熬。老竹不該良心黑，平空叫你坐監牢，我看看心裏過不去，特意要他放你掉。

（蓉珍默默點頭，看康與王，然後微笑）

蓉白：這樣多謝你鎮長好意了！

**唱：**上前謝謝王鎮長，虧你慈悲發天良，今番好意放我走，你的恩德勿會忘！

**王白：**好，勿要客氣！

**唱：**我雖然入過國民黨，對你大成有來往，大成對我也無錯，患難之中要幫忙。

**白：**大成嫂呀！只要將來你在新四軍同志面前，說我王伯齡對他們同志實在並沒有一點壞意思，那就好了！（阿康暗笑）

**蓉白：**曉得了，這樣我要走了！

**王白：**嚟！大成嫂！說起那竹貴生這『石板鏢』，良心雖然不好，還肯聽我的話，他對勿起你介樁事體，大家勿要太頂真！

**蓉白：**只要他勿對我們窮人頂真就好了！

**王白：**最好！最好！阿康！（康應）你陪大成嫂嫂回去。  
○（蓉珍取紅燈）

**康白：**曉得者；（向蓉）你隨我走吧！

**蓉唱：**將身走出監牢門，拜別鎮長王伯齡。

**王唱：**叫聲蓉珍慢慢走，萬事勿要太頂真！

**白：**你走好吧！我不送了！

**康白：**鎮長你燈籠照去。（交燈給王，王下）

**蓉白：**啊！我想竹貴生賊子，騙我進來，今朝半夜三更，王伯齡又來放我回去，究竟是何緣故？待我問過阿康便了！（對康）阿，阿康哥，你可曉得王副鎮長爲什麼要放掉我呀？

康白：（微笑）蓉珍姐呀！你聽了！

唱：今朝事體勿算小，叫你聽見嚇一跳！

蓉白：爲什麼？

康唱：說來叫人勿相信，是你冤家回來了！

蓉白：怎麼？難道是大成回來了嗎？

康唱：是呀！正是大成回來了；有人跑去通情報，竹隊長，聽了心歡喜，派人連忙去拿到，……

蓉白：（急）不知我家大成被這賊子拿到嗎？

康唱：拿去『碰噶』一場打，你的老公本事好，後面窗口跳出去，去捉的人反而打傷了！

蓉白：怎麼？大成還帶槍嗎？

康白：不是！大成請假回來，我看是逃歸來的，那會帶槍？是他們去捉的人，自家打傷的。

蓉白：阿康哥，不知大成怎麼回來的？

康白：怎麼回來的嗎？

唱：說來好笑真好笑，大成阿哥想老婆（音讀『麻』）。

蓉唱：（快板）呀！難了！聽說大成回來了，叫人心裏真煩惱，不知何故回家轉？那竹賊爲何放我掉？左思右想難猜料，還是待我問根苗。

白：阿康哥！那王伯齡、竹貴生，爲啥會把我放掉呢？

康白：他們捉勿到大成，心虛者，恐怕大成回轉部隊，決心革命，將來成功回來，他們吃勿落介！王伯

齡是頭號小胆鬼；再說四鄉老百姓，婦女會、農會，明早要到鎮公所請願，他們更怕起來，所以連夜放出你蓉珍阿姐了。

蓉白：那末你說大成逃了回來，難道真的是爲我嗎？

康白：對者；其勿爲你是勿會歸來的。你多生幾顆麻皮，這場禍水也嚙不了！

蓉唱：（快板）可恨呀！聽他言來心頭恨，開口罵聲張大成！你枉然做了男子漢，不該這樣沒決心，你回轉家門尋死路，不做堂堂革命軍，假使今朝被捉到，大家性命活不成。

白：啊呀！阿康哥！我想大成這樣沒有種氣，我也不想回去了，我今天到娘家暫住，你代我回到家裏，告訴公公知道，叫大成立刻回轉部隊，將來還有見面日子，如果他要逃了回來，拖拖拉拉，在親眷朋友家裏躲來躲去，不肯回隊，我今生今世不再與他會面了！

康白：曉得者！讓我連夜就去！

蓉白：這燈籠一盞，你可照去。（交燈給康）如果大成偷偷回來，你可給他看，叫他立刻歸隊，如果他馬上出門，紅燈沒有熄掉，我們將來還有見面日子。如果他拖拖拉拉，不肯出門歸隊，紅燭點完，燈籠黑脫，我終身不與他見面了！（感情衝動，哭）

康白：啊！這倒危險，我曉得者！你勿要難過，我包定



傳到，我要告別者！

蓉唱：紅燈交給張大成，要他立刻回軍營，紅燈若黑他不走，夫妻從此斷情分！他若出門燈還亮，兩人前途有光明！（哭，摸下）

康白：拿到一盞小紅燈，急急忙忙往前行，若話半路來黑掉，老張從此做光棍！

白：啊！待我快跑，如果燈籠半路黑掉，我老朋友張大成是推板勿起介噠！（看燈籠一眼忙下）

## 第十四場 贈 燈

（招生拿草藥摸上）

招白：呵叻！大成回來者，他叫我買藥把父親吃，半夜三更，那裏買得到；我到村外尋啦幾根草藥，暫時用用看。（入門）呀！門板踢落者；（入內一看，青燈未熄）呀！東西一踢糊塗，搶過者；（腳一滑）還有一堆血！啊呀！不好了，出毛病者？待我進去看看。（入內叫）唉！福生伯！啊，啊！不好了！（扶張出）

唱：手扶阿伯出房門！這場事體勿懂經？

白：呀！大伯：那個來過了？大成呢？

張白：（抬頭慢慢看池）哦！原來是招生侄兒，啊，不好了！（哭，吐血）

招白：什麼事體，你快說呀！（扶住他，慌張）

張唱：招生大事不好了！竹家賊子像強盜，我東西搶完

還挨打，大成性命保勿牢！

招白：是被竹貴生捉去了嗎？

張白：我在裏面睡着，叫大成快走，不料他剛出門，被鎮丁隊派人來攔住，我只聽得槍聲響，有人跌倒，我也嚇昏了，不料跑進二個賊子，把我用木棒毒打一頓，我立刻昏倒，看來我性命也難保了！  
(哭)

招唱：(快板)聽他言來心胆驚，看來大成出毛病！急煞我招生一個人，這場事體了不成！

白：啊！這，這叫我怎麼好？總是大成這賊子不好，害死他爹爹了！

(張大成偷偷摸摸上)

大唱：虧得手脚還靈光，勿然一命見閻王！

白：啊呀！不料竹貴生這賊子消息介靈，派人來捉我，一槍打來沒有打中，讓我用凳損傷一個，連忙逃出，見得徐先生回來，現在噙沒聲音，勿知我爹爹怎樣了？待我偷偷摸上前去一看。(偷看)啊！我爹爹勿對者！這賊子走了！(進門)

招白：(吃驚)呀！大成！你沒有讓他們捉牢嗎！

大白：爹爹，怎麼樣了？

張白：(吃驚，怒視他)逆畜呀！逆畜！我前世欠你的債呀！(吐血，痛哭，大成上前扶住抹血，下跪)

唱：罵聲大胆小畜生，你不該隨便轉家門，你害了自身還害我，我前世欠債還勿清！今朝當面把你罵

，你自尋死路爲何因？(大成哭)

大白：呀！爹爹！我錯了。(起立)

唱：看起事體錯十分，不該逃出新四軍，日本鬼子雖打退，還有仇人在後跟，今晚驚嚇多多少？害殺我堂上老父親！我想見我妻無法見，害她坐在牢監門；左思右想嚙道理，真正叫我難做人！

(阿康提紅燈上)

康唱：走呀！(出場提起紅燈一看，點頭，快跑)，手拿紅燈忙忙行，要到張家見大成！

白：到者！(又看燈)還好，燈籠沒有黑掉，待我進去！(跨進)

大白：啊呀！不好！(作逃避狀)那一個？

康白：是我！是我！

招白：呵，是阿康來了；倒嚇了我一跳！

大白：(上前)呵，原來是阿康到了，老朋友多時不會，不知你半夜三更，急急忙忙，來到這裏有什麼事體？

康白：什麼事體？我來報喜！

大白：呵！阿康，你不要取笑了，快些說與我知道！

康白：哈！大成，你是真的回來者？(大成默然慚愧)

康白：老張！舊年還是你要約我同道去介疇，怎麼你倒回來者？

招白：阿康！他事體已經做錯，你一定曉得，好勿要取笑他了！

大白：阿康哥！你半夜三更前來，一定有事聽到，請你快快講！

康白：你要我講嗎？

大白：正要你講！

康唸快板：好！（尺板配篤鼓）小老張呀小老張！要我快講我就講！我看你，有志向，舊年去當兵，神氣蠻蠻像！自家當兵勿算數，還要叫我去措槍，後生人，硬碰硬，爲啥回轉來？事體當白相！

大白：啊！不要說起了！

康唸：小老張，聽我講：日本人，已投降，新四軍，勿要當，你要回轉屋裏福來享！我看你，福怎享？茅草屋，像涼棚，陶鑊裏，冰冰冷，戒廚裏，精打光！房間裏，破眠床；冬天嚙被窩，夏天無床帳！身上穿介破衣裳，蠻漂亮：上面嚙領頭，下面嚙褲襠！脚下穿介絲光襪，蠻漂亮，後頭賣鴨蛋，前頭賣生薑。你的老婆在屋裏：仍舊像趙五娘吃糠，像趙五娘吃糠！

招白：哈哈！好好，勿錯，勿錯！阿康，你再講！你再講！

康唸：小老張，聽我講，你記勿記得財主竹店王？石板鏤，有名堂：田地他也能，房子他也能，四隻脚介石磨他也能，八隻脚介眠床他也能，兩隻脚介你介老婆他也能，你的八字他也能；三畝田，這筆賬，還嚙不，算清爽，如果忘記掉，就是王八蛋

！小老張，你想想，空手回轉來，有介啥用場？你有拳頭他有槍，想思病，少生生！你想回來爲老婆，他就要你見閻王！你光個回來啥用場？紅燈籠，亮光光，勿要急吼吼，學介短命相，夫妻要相會，快渡錢塘江！

大白：阿康，我已經想透了，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

張白：我看阿康說得一點勿錯，這畜生鬼迷了心，跑了回來，險些送了性命，啊呀！逆畜呀！我看天也快亮，你還不快快替我滾回去！

康白：大成，我今朝夜裏特地趕來報你兩個信：

大白：怎麼兩個信？

康白：一個是死信：我在鎮公所，板壁後聽到，竹貴生聽了王鎮長閒話，通報縣政府保安隊，還要多派人，馬上來捉你呢！

大白：（急）還有一個什麼信呀？

康白：還有一個喜信：

大白：什麼喜信？

康白：啞！你看這盞燈籠，（提燈示大成）這是你老婆叫我把你看的。

大白：怎麼？蓉珍把我看的，她的人在那裏？

康白：勿要急，她已經放出來者！

張白：怎麼，我媳婦放出來了嗎？

康白：今朝王鎮長看老竹捉勿牢大成，恐怕大成跑轉新四軍，決心革命，將來打回老家，吃勿消介，服

子小起來，勸石板鏢放掉蓉珍者！

大白：啊！還好，還好！

㊦

康白：慢來，你老婆出是出來者，不過她已經曉得你逃回來，氣煞者，一定勿肯見你，已逃回娘家去者，叫我把這盞紅燈籠把你看！

大白：啊！慚愧也是慚愧，她人不來也罷，怎麼把盞燈籠給我看？

康白：她叫我對你說：現在別樣嚙啥閒話，就是兩個字；叫你『快走！』趕快回到部隊裏去，越快越好，她把這盞燈籠做界限！

招白：怎麼還有『界限？』

康白：如果大成聽了她言語，回到部隊去，立刻出門，紅燈籠嚙不黑脫，將來前途一定光明，夫妻還有見面日子。如果……

大白：如果怎麼？……

康白：如果你拖拖拉拉，等挨到蠟燭燂完，燈籠烏脫，你們二人前途也墨黑者，她也勿同你見面者！（把燈照他面）

大唱：啊！是了！她的言語說我聽，我妻處處是苦心，我害爹娘又害她！害了鄰舍害自身！還不如趕快拿來走，待我立刻下決心！啊呀！

㊦

白：阿康哥！我想我爹爹身體受傷，我不能在家服侍於他，還是請你趕快替我到蓉珍娘家，趕她回家，代我服侍爹爹，這樣我回隊也可放心了！

康白：很好，我連夜去趕她回來，說你已聽她的言語，  
在紅燈未黑之先，已經回隊去了，那一定會馬上  
回來服侍你爹爹的，你們將來也有見面日子的，  
你放心好了！

（陳上）

陳白：啊吓，天快亮了！張大成怎麼還不見出來？待我  
叫他！（向屋內）大成同志！天要亮了，我們快  
走吧！

康白：呀！外面是那個叫你？（驚了一下）

大白：不要緊的，這是我半夜裏，從窗口逃出，到徐先  
生那裏躲避，徐先生特派一個朋友，陪我到三北  
一起去找部隊，所以他等在門口。（向外）陳同  
志！你再在外面等一等，我立刻就來了！

陳、張、招同白：（催促）這樣很好，你快走吧！

大白：待我走吧！（堅定）

唱：拜別堂上老父親，拜別阿康與招生，這番決心要  
革命，決心追上新四軍。直等大事成功了，那時  
我再轉家門，有仇一定把仇報，有冤一定把冤伸  
！（出門，招生、阿康持燈送）紅燈未黑我先走  
，將來一定有光明！

白：陳同志，我們走吧！（陳應聲同下）

康白：我要告辭了，你老人家，保重！（辭行）

張白：阿康，慢去！招生你扶我去睡吧！（招生扶張  
下）



康唱：紅燈送出張大成，我的心裏攪放心，蓉珍前面好  
回話，我要找她轉家門！

白：啊呀！大成叫我趕他蓉珍回家，服侍爹爹，我想  
恐怕蓉珍還在路上，跑快一些，恐怕還追得着。  
啊！大成，大成！但願你此番咬緊牙關，做一場  
事體出來，將來報仇雪恨，我朋友也有點面子，  
呀！待我快走！（下）

平 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嶽於滬水

## 越語註釋

店王 一般人對地主及有錢的稱呼。實際是『點王』，一點下面一個王，即『主』字之意。

蠟燭 意即不點不亮，不打不成的『賤骨頭』。

推扳勿起 關係很大。

交關 很。

計較 辦法，計策。

『石板錄』 意即剝削的能手，同時也是一個人的綽號。

來東 在。

鋒頭石健 風頭十足，厲害得很。

爬起 起床。

俞濟民 國民黨寧波專員。

謝文達 前偽軍第十師師長。

雌頭 女人（帶侮辱性）。

介 的，那麼。

桃花運 和女人有色情關係。

乍靠 妥當，穩固。

賣關子 賣秘訣，機密。

依得 行，照辦。

拔拔苗頭 試探一下。

儲備票 敵僞在南方印發的僞鈔。

蠻 很。

瘟豬 罵人的稱呼。

嚙高 沒什麼，沒關係。

小叔 女人對夫弟的稱呼。

稍田 預祖田。

險陵陵 很危險的樣子。

苗頭 情形，風色。

『闊場』 以聲音形容很快的動作。

生活 亦作本事，才能解。（生唸sang）

帶！ 呀！

吃勿落 吃不下。

啥介 甚麼。

瞎七搭八 胡謔，亂搭腔。

攔東 阻住。

逃還者 逃走了。

靠勿住 不可靠。

酸 吝嗇。

機關 陰謀。

做人家 儉樸。

把來你 給你。

財主 地主。

對勿起 對不住，抱歉。

拉皮條 牽紅絲。

姆媽 娘，母親。

日頭 太陽。

閒帶年 往年。

野豬 和豬一樣的野獸，性很兇猛。

酸得要命 吝嗇得很。

我落 卽我。

其拉 他們。

格毛 這次。

啊拉 我們。

重陽暴 九月裏的海上颶風，在重陽前後發。

幫襯 幫助。

來者 來了。

呆屌、呆亂、呆大 蠢漢，罵人的稱呼。（呆噏艾）。

揩其一點油 沾他一點光。

吃酒 喝酒，南方人習慣叫吃。

癢柔柔 心癢有如蟲爬。

糯妥妥 混身舒服。

- 花頭 花樣，變化。
- 嘸不 沒有。
- 難顏 難爲情。
- 達達滾 水沸似的。
- 日脚 日子。
- 鬼觸比 鬼鬼祟祟，告密。
- 六斤四兩 頭。商人稱豬頭的代名字。
- 革脫 革掉，除去。
- 孃子 破鞋，妓女。
- 若話、是話 如果，倘若。
- 小八癩子 起碼角色。
- 名堂 成績，結果。
- 椿 件，條。
- 老勿死 罵老入的稱呼。
- 趕市 趕集。
- 傢生 傢伙，工具。（生唸sang）
- 吃着者 挨着了，糟了，嚐到厲害了。
- 靈清 明白，清楚。
- 生生世世 一輩子。
- 做 處罰，謀害等意思。
- 拔麻將 打牌。
- 自話 原先已經說過。
- 出毛病 成問題。
- 「碰噠」 形容打的聲音。

窮頭 老粗，莽漢。

窮得來 闖進來。

種蠟燭 活埋。

若是有了參和差 倘若有失。

尾婁 家。

其 他。

上手 行動，幹。

夜快 傍晚。

傷腦筋 遭遇困難。

團圍 周圍，到處。

夜花落 傍晚初暗時。

末 助語字。

『白拉拉』形容打槍的聲音。

總歸 總是。

勿推板 不差。

虞洽卿 買辦資產階級。——即上海人所說的『阿德哥』是。

朱安官 同上。

王曉籟 同上。

蔣順元 即蔣介石乳名——他在家綽號『順元癩頭』。

王鼎三 原為國民黨自衛隊長而被迫做土匪頭子，後率隊參加新四軍。那些土匪，絕大部份是被國民黨剝削壓迫得無法生活的純樸農

民。

討厭 也作麻煩或困難解。

出脫 去掉，糟塌了。

介末 這樣。

完者 完了。

根苗 原因。

種氣 勇氣，胆量，決心，即北方人的「有種」。

烏脫 熄滅了。

後生人 年青人。

此  
页  
空  
白



# 越劇唱譜

徐后蘇何爲  
錦譜

## 一 慢 板

(詞摘自「日蝕圖」)

(起調)  $\overset{3}{3} \overset{3}{5} \overset{3}{3}$  2 — |  $\overset{2}{2}$  1 · || 下接打擊樂器

打	篤 篤 前篤的的	鏗 鏗 的鏗的的	鏗	0
胡	(過 門)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1}$	

胡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7}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7}$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7}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1}$ ·
---	---

胡	5 ———	$\overset{1}{1} \overset{2}{2}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1}{1} \overset{2}{2} \overset{3}{3} \overset{3}{1}$	$\overset{3}{2} \overset{2}{2} \overset{1}{1} \overset{6}{6} \overset{1}{1}$
唱	0 0	$\overset{1}{1} \overset{2}{2} \overset{3}{3} \overset{3}{2}$	$\overset{1}{1} \overset{2}{2} \overset{3}{3} \overset{3}{1}$	$\overset{3}{2}$ ———
		聽說 開到	新 四	軍

胡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3}$ ·	2 ———	$\overset{2}{2} \overset{5}{5}$ $\overset{3}{3} \overset{2}{2}$	$\overset{2}{2} \overset{5}{5}$ $\overset{3}{3} \overset{2}{2}$
唱	0 0	0 0	0 0	$\overset{2}{2} \overset{5}{5}$ $\overset{3}{3} \overset{2}{2}$
				山 東 人 民

胡	$\overset{1}{1} \overset{2}{2} \overset{5}{5} \overset{2}{2} \overset{3}{3} \overset{2}{2}$	1 ———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3}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6}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5}$ $\overset{\cdot}{2}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7} \overset{\cdot}{1} \overset{\cdot}{2}$ ·
唱	$\overset{1}{1} \overset{2}{2} \overset{5}{5} \overset{2}{2} \overset{3}{3} \overset{2}{2}$	1 ———	0 0	0 0
	海 盈 邊 盈			

胡	1	——	1 2 3 3 2	1 2 3 3 1	2	2 1 6 1
唱	0	0	1 2 3 3 2	1 2 3 3 1	2	——
			敵後游擊	功勞		大

胡	2 2 7 6 7 2	7·6 5 3 5	6 5 6 7 2 7 6	5	5·6 3 6
唱	2 2 7 6 7 2	7·6 5 3 5	6 5 6 7 2 7 6	5	——
	抗戰八年	有威	名		

胡	5 6 7 6 2 7 6	5·6 5 5 2 1 6 1	5·6 5 5 2 1 6 1	5	——
唱	0 0	0 0	0 0	0	0

胡	1 2 3 3 2	1 2 3 3 1	<sup>3</sup> 2 2 1 6 1	2·3 5 1 6 5 3 1
唱	1 2 3 3 2	1 2 3 3 1	<sup>3</sup> 2 2 1 6 1	0 0
	現在軍長	叫陳毅		

胡	2·3 2 1 6 1 5 3	2	2 3 5 3 3 2	1 2 5 2 3 2
唱	0 0	0 0	2 3 5 3 3 2	1 2 5 2 3 2
			從前軍長	叫葉

胡	1 1 2 6 2	1·2 6 1 5 2 3 5	1·6 5 5 2 1 7 1 2	1	——
唱	1	0 0	0 0	0	0
	挺				

胡	<u>1 2</u> <u>3 3 2</u>	<u>1 2</u> <u>3 3 1</u>	2 <u>2 1 6 1</u>	<u>2 2</u> <u>7 6 7 2</u>
唱	<u>1 2</u> <u>3 3 2</u>	<u>1 2</u> <u>3 3 1</u>	2	<u>2 2</u> <u>7 6 7 2</u>
	艱苦 抗 戰	推 名	將	光榮 北 伐

胡	<u>7 6</u> 5	<u>5 6 1</u> <u>1 2 3 2</u>	<u>1 2 3 1</u> 2	<u>2 2 2</u> 3 5
唱	<u>7 6</u> 5	<u>5 6 1</u> <u>1 2 3 2</u>	<u>1 2 3 1</u> 2	<u>2 2 2</u> 3 5
	數元 勛	打 得 敵 偽	心 裏 怕	反 動 派 見 了

胡	<u>6 6</u> <u>1 2</u>	<u>2 2</u> <u>1 2 1 6</u>	打	鏗 鏗 鏗	的 鏗 的 鏗 的 鏗
唱	<u>6 6</u> <u>1 2</u>	<u>2 2</u> <u>1 2 1 6</u>	胡	1 1·2 3 3	2 3 2 1 6 1 2 3
	要 逃		唱	1	0 0
				命	

打	鏗	0
胡	1	0
唱	0	0

## 二 清 板

(詞節錄『浙江潮』第五章)

(起調)  $\overbrace{3 \ 5 \ 3}^3$  2 — |  $\overbrace{2}^2$  1 — || 下接打擊樂器

打	篤篤 的篤的	鏗鏗 的鏗的	鏗	0
胡	0 0	<u>6 1 6 5</u> <u>3 5 6 1</u>	<u>5 6 5 3</u> <u>2 1 6 1</u>	<u>5 6 3 5</u> <u>6 2 7 6</u>

胡	1 6 27 6 2 7 6	tr 5.655 2 1 6 1	tr 5.655 2 1 6 1	5	—
胡	1 2 3 3 2	1 2 3 2 1	12 6 6 7 6	0	0
唱	1 2 3 3 2	1 2 3 2 1	12 6 0	5 6	7 6
	秋風 瑟瑟	到 鄉	村	百 萬	人 家
胡	0 0	0 5 6 5 6	5 0 0	0	0
唱	5 7 6 5 6 3	5 0	5 6 1 2 7 6	5 3 5	6 0
	睡 不	穩	看 來 大 勢	難 多	改
胡	0 0	0 0	0 5 6 3 6	5 0	0
唱	3 5 6 1	5 7 6 5 6 3	5 0	5 6	7 6
	難 以 挽 留	子 弟	兵	村 村	貼 好
胡	0 0	0 0	0 0	0 5 6 3 6	
唱	5 6 3 5 6 0	3 5 6 1	5 7 6 5 6 3	5 0	
	告 別 書	字 字 行 行	百 感 情		
胡	5 0 0	0 0	6 6 1 2	2 2 1 2 1 6	
唱	5 6 1 2 7 6	5 3 5 6 0	6 6 1 2	2 2 1 2 1 6	
	爲 了 民 主	與 團 結	忍 痛 含 悲	讓 浙	
打	鏜 鏜鏜	的鏜 的鏜的	鏜 0		
胡	1·2 3 3	2 3 2 1 6 1 2 3	1 0		
唱	1 東 0	0 0	0 0		

# 三 十 字 句

(詞節錄「日蝕圖」)

(起調)  $\overset{3}{3\ 5\ 3}$  2 — |  $\overset{2}{2}$  1 — || 下接打擊樂器

打	篤篤 的篤的	鏗鏘 的鏘的	鏗	0	0	0
胡	0	0	6(5 3 5 6 1	5 6 5 3	2 1 6 1	5·6 3 5 6 2 7 6
胡	5 6 2 7 6 2 7 6	tr 5·6 5 5 2 1 6 1	7·6 5 5 2 1 6 1	5	—	—
胡	$\overset{2}{2\ 1\ 2}$ $\overset{3}{3\ 2\ 1}$	$\overset{2}{2\ 3\ 5}$ $\overset{3}{3\ 2\ 1}$	$\overset{2}{2\ 2}$ $\overset{1}{1\ 2\ 3}$	$\overset{3}{3\ 2}$ $\overset{2}{2\ 1\ 6\ 1}$	—	—
唱	$\overset{2}{2\ 1\ 2}$ $\overset{3}{3\ 2\ 1}$	$\overset{2}{2\ 3\ 5}$ $\overset{3}{3\ 2\ 1}$	$\overset{2}{2\ 2}$ $\overset{1}{1\ 2\ 3}$	$\overset{3}{3\ 2}$ $\overset{2}{2\ 1\ 6\ 1}$	—	—
	想 當 初	武 昌 城	血 染 英	名	—	—
胡	$\overset{2}{2\ 1\ 2}$ $\overset{3}{3\ 2\ 1}$	$\overset{6}{6\ 1}$ $\overset{1}{1\ 6}$	$\overset{2}{2\ 2}$ $\overset{3}{3\ 5\ 3\ 2}$	$\overset{2}{2\ 1}$ $\overset{1}{1\ 2\ 6\ 2}$	—	—
唱	$\overset{2}{2\ 1\ 2}$ $\overset{3}{3\ 2\ 1}$	$\overset{6}{6\ 1}$ $\overset{1}{1\ 6}$	$\overset{2}{2\ 2}$ $\overset{3}{3\ 5\ 3\ 2}$	$\overset{2}{2\ 1}$ $\overset{1}{1\ 2\ 6\ 2}$	—	—
	想 你 們	繼 承 了	先 烈 殊	勳	—	—
胡	$\overset{1}{1\ 2\ 6\ 1}$ $\overset{5}{5\ 2\ 3\ 5}$	$\overset{1}{1\ 6\ 5\ 5}$ $\overset{2}{2\ 7\ 9}$	1	—	$\overset{2}{2\ 1\ 2}$ $\overset{3}{3\ 2\ 1}$	$\overset{2}{2\ 1\ 2}$ $\overset{3}{3\ 2\ 1}$
唱	0	0	0	0	千 百 次	—
胡	$\overset{2}{2\ 3\ 5}$ $\overset{3}{3\ 2\ 1}$	$\overset{2}{2\ 2}$ $\overset{3}{3\ 5\ 6\ 1}$	$\overset{3}{3\ 2}$ $\overset{2}{2\ 1\ 6\ 1}$	$\overset{2}{2\ 1\ 2}$ $\overset{3}{3\ 2\ 1}$	—	—
唱	$\overset{2}{2\ 3\ 5}$ $\overset{3}{3\ 2\ 1}$	$\overset{2}{2\ 2}$ $\overset{3}{3\ 5\ 6\ 1}$	$\overset{3}{3\ 2}$ $\overset{2}{2\ 1\ 6\ 1}$	$\overset{2}{2\ 1\ 2}$ $\overset{3}{3\ 2\ 1}$	—	—
	抗 敵 頑	風 雪 飢	寒	千 萬 里	—	—

胡 唱	$\frac{6}{\cdot} 1$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2 2 <u>3 5 3 2</u>	2 2 <u>3 5 3 2</u>	$\frac{2}{\cdot} 1$ 1·2 6 2	$\frac{2}{\cdot} 1$ —	1·2 6 1 5 2 3 5	0	0
	和	戰	窮山	野	營				
胡 唱	1·6 5 5 <u>2 1 7 1 2</u>	1	—	—	2 1 2 3 2 1	2 3 5 3 2 1	2 3 5 3 2 1	2 3 5 3 2 1	2 3 5 3 2 1
	0 0	0	0	0	想 你 們	組 織 了			
胡 唱	2 2 <u>3 5 6 1</u>	$\frac{3}{\cdot} 2$ <u>2 1 6 1</u>	$\frac{3}{\cdot} 2$ —	—	2 1 2 3 2 1	2 1 2 3 2 1	0 1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2 2 <u>3 5 6 1</u>	$\frac{3}{\cdot} 2$ —	—	—	2 1 2 3 2 1	2 1 2 3 2 1	6 1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frac{1}{\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八 省 健	兒			想 你 們		在 江 南		
打 胡 唱	0 0	0 0	0 0	0 0	鏜 鏜鏜	的鏜 的鏜的的	2 3 2 1 6 1 2 3	0	0
	6 6 1· 2 2	2 2 1 2 1 6	2 2 1 2 1 6	2 2 1 2 1 6	1·2 3 3	2 3 2 1 6 1 2 3	0	0	
	鼎 鼎 大				名				
打 胡 唱	鏜 0	1 0	0 0	0 0					

## 四 快 板

(詞節錄自『浙江潮』)

(起調)  $\underline{3 3 3}$  | 3 ——— || 下接打擊樂器

打	鐘 鐃			
胡	<u>• 3 5 3 2</u> <u>3 5 3 2 •</u>	<u>2 2 1 2</u> <u>3 1 2</u>	<u>2 2 1 2</u> <u>3 2 1</u>	<u>2 2 1 2</u> <u>3 2 1</u>
唱	0            0	<u>2 2 1 2</u> <u>3 1 2</u>	<u>2 2 1 2</u> <u>3 2 1</u>	<u>2 2 1 2</u> <u>3 2 1</u>
		紅葉青山   隔江送	萬人回頭	都鞠躬

胡	<u>2 2 1 2</u> <u>3 1 2</u>
唱	<u>2 2 1 2</u> <u>3 1 2</u>
	八年抗戰   男兒血

胡	<u>2 2 1 1</u> <u>1 6 1 6</u>	5	-----
唱	<u>2 2 2 1 1</u> <u>1 6 1 6</u>	5	-----
	留在江南秋盡中		

## 五 倒 板

(詞節錄自『回頭是岸』)

(起調) 3 3.....3 下接打擊樂器

打	篤篤鏘鏘鏘.....清
胡	6 6.....6 5.....5 3 1 2.....2 6 2 1.....
唱	

胡	<u>3 3 3</u> ..... <u>2 1 6</u> ..... <u>1 3 3 2 1 6</u> • <u>1 2</u> .....	下接打擊樂器
唱	<u>3 3 3</u> ..... <u>2 1 6</u> ..... <u>1 3 3 2 1 6</u> • <u>1 2</u> .....	
	忽聽得    耳邊    有人    叫	

打	篤篤鏘……清鏘	} 下接打擊樂器
	2 1 1 2 3 ..... 1 3 2 3 1.....	
唱	2 1 1 2 3 ..... 1 3 2 3 1.....	
	睜開眼 睛 瞧一瞧	
打	篤篤鏘……清鏘	

## 說 明

- (一) 中板旋律與慢板完全相同，僅在速度稍有差異，中板速度較快。
- (二) 打擊樂器譜中之「篤」為小鼓，「的」為簡板，「哩」為小鑼，「鏘」為大鑼，「清」為鉢。
- (三) 在胡琴奏過門和唱詞時需用小鼓與簡板點板。
- (四) 胡琴譜中的反覆記號  $\parallel: \parallel$  可不必嚴格遵守，普通依譜唱奏可毋須反覆，如演員有動作表情時，可以反覆幾次。
- (五) 唱詞之多少可靈活應用，可以不必嚴格限制為四句或六句，如唱詞多可根據情節分為四句一段或六句一段，或連續唱完都可。
- (六) 遇有若干特殊動作，如「更衣」「喬扮」「宴會」等可按京戲法奏胡琴，奏小開門柳青娘等較為適宜。
- (七) 當這些調子唱熟了以後，就可不必遵守這個譜子上所規定的幾個音唱，而可隨意加添倚音。例如中板可如此唱：

$\widehat{1\ 1\ 2}$	$\widehat{3\ 5\ 3}$	$\widehat{1\cdot\ 2}$	$\widehat{3\ 5\ 1}$	$\frac{3}{\text{U}2}$	——	$\widehat{2\ 2\cdot\ 3\ 5\ 3}$				
聽	說	開	到	新	四	軍	山	東	人	民
$\widehat{1\cdot\ 2}$	$\widehat{5\ 3\ 3\ 2}$	$\frac{2}{\text{U}1}$	——	.....		諸如此類				
喜	盈	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6223B

廉價

册數

售價 0.10

1617286